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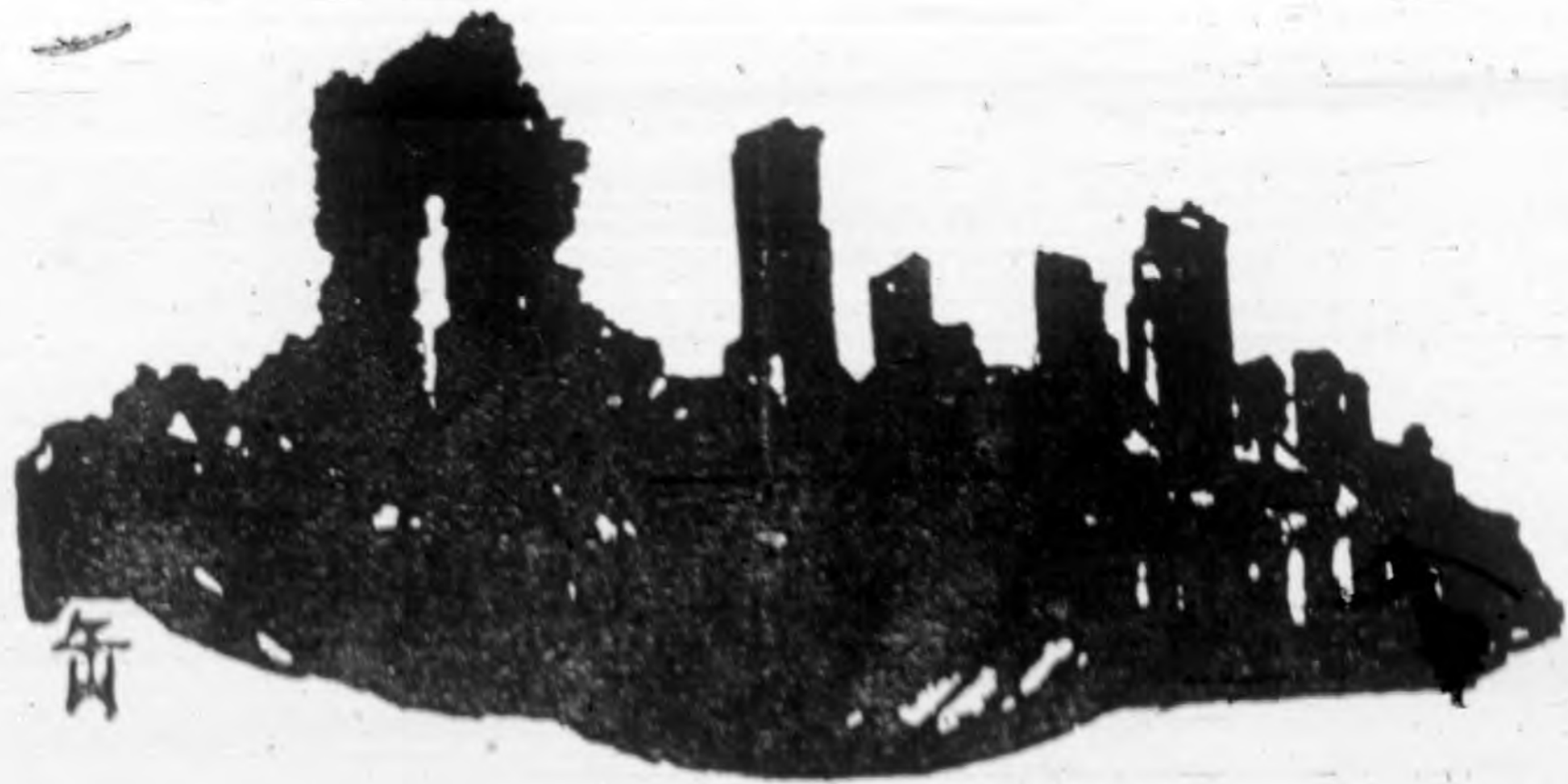
APR 3 1929

燕大月刊

第四卷

第一期

燕大



青

燕大

燕 大 月 刊

第四卷 第一期

(一九二九年三月)

目 次

北平之滄蠶新種 (積翅目昆蟲)	胡經計
女子繼承對產權 (郭閔疇講)	陸雲豹記
德國的現代社會學 (Von Wiese 著)	張世文譯
井田制度考	邊燮清
安東縣之經濟概況	鄧林莊
中國農業問題 (虞振鏞講)	李獻琛記
智人之石 (丹麥Anderson 著)	費浩叔譯
曼英	嚴菊生女士
走到幽靈的世界	嚶嚶
無題	羅牧
最後的歡聲	羅牧
朋友，來！來！	偉洪
冰場	倩尼女士
海濱棕林 (英國霍勃女士著)	韋叢燕譯

編輯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經理部

印刷者 北平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北京書局

北平之許蚊新種(積翅目昆蟲)

(續)

胡 經 甫

(二) 祁氏蠓蚊 *Nemoura qeei* sp. nov.

體長： 雄者七糲加；雌者九糲。

翅展： 雄者十三糲；雌者十五。五糲。

頭部深赭；胸部赭黃；腹部赭色。 頭部闊於前胸；側單眼互相距離甚遠。 前胸上部成方形；微有粗糙；四角鈍圓。 足黃色；翅淡灰色，極均勻；後翅之後部甚大。

下部生殖器官

雄者： 側臀葉三角形，其後部向後延長，稍微向上彎曲；尾毛黑色，完全硬化，向後延長，向上彎曲。上臀葉甚大，不硬化，向前屈曲。 下生殖板向後延長，末端不向上彎曲；白色下葉短而小。

(參閱第五至第七圖上下側形)

雌者： 腹部第七節之下面向後延長成鈍圓三角形之下生殖板以遮蔽

第八節下面之大部分；第八節之下面有二黑點，不甚清晰；生殖孔及陰瓣爲向後延長之第七節下面所蔽；第九節，側臀葉，尾及上臀葉均黑色，完全硬化。（參閱第八圖下形）

新種標本正份，雌雄各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平西臥佛寺鹿泉採得；現存燕京大學生物系。

標本副份，雄一，雌四，爲同日同時所採得。

定名〔祁氏蟻〕藉以表示敬意於羅氏基金會醫學部駐華主任，前州東吳大學生物學教授，祁天錫博士。（Dr. N. Gist Gee）。

女子繼承財產權

郭閔疇先生演講

陳雲豹記(經郭先生訂正增補)

女子應否有財產繼承權，中外學者著專論者，頗不多見。蓋外國女子有財產繼承權，多已視為當然而莫之疑，故論之者少。中國女子財產繼承權，向來亦視為當然而莫之疑，故論之者亦少。今方除舊更新，由無而有，法例初改，疑問自多，遂有專摺詳論之必要。

法律上所稱繼承，大要分為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我國向以禮制為教，注重延續宗祀，而視分產為餘事。雖三代而後，宗法弛廢，然統緒相續，以延禋祀，猶視為民間大事。凡取得宗祧繼承權者，家產繼承權即附屬焉。宗祧繼承向取男系主義。女子既不能繼承宗祧，遂在其繼承財產權而亦失之。故依舊律，除其父有遺命特給財產外，女子不能主張有與其兄弟同時承受遺產之權利。試舉例說明之：

例如某甲遺產值洋一萬元，死無遺囑。家有嫡庶子男各一，女二。依法分配，嫡庶二子，應各分得五千元，二女無所得焉。又如甲有子二，女二，私生子一。則長次二子各分得四千元，私生子分得二千元，二女仍無所得。又如甲有女二，私生子一，別無子嗣，則應擇立親房或遠房之姪輩一人為嗣子，遺產由嗣子與私生子均分，二女仍無所得。若甲並私生子而亦無之，則嗣子繼承遺產全部，二女仍無所得焉。須俟同族同宗之中，絕無應繼之人，親女始得承受遺產，謂之承受，別於繼承也。但按諸民間習慣，凡死而無子，而遺有財產者，其親屬大抵多方設法為之立嗣。所謂待生立嗣，虛名待繼，同宗無人推及同姓，種種立嗣方法，層出不窮，務使宗祧與財產，並歸嗣男一人

繼承而後已。遂令序居最後之親女承受遺產權，終無實現之一日。雖事實上親女有時亦僥倖分得少許，然在法律上固不能主張絲毫權利。

其實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本屬二事，不可混爲一談。凡與祧之設置有關聯者，如祖先神主祭具墳墓祠堂家譜之類，固在宗祧繼承範圍之內。至若田地房屋，錢項債權，一切通常動產，與宗祧之無連帶關係者，應許女子亦得繼承。夫私生子與贅婿，固亦如女子法不能繼承宗祧者，然法律猶許私生子贅婿與嗣子均分遺產，足見必繼承宗祧，而後能繼承財產。願何以獨於女子，則兩種權利，一剝奪？夫女之於父，骨肉至親也。乃於分析父之遺產，既不能濟於庶子男之列，又不能自比於私生子，甚至不能追隨疏房遠族偶爾入之嗣子，以求絲毫之分潤，坐視故父遺產，移讓他人，骨肉至親，同陌路，天下失平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且使女子嫁得其所，不外家遺產之扶助，權利被奪，猶可勉強容忍。設或遭遇不幸，中道窮，嗣男據分外之產，親女有飢寒之憂。衡以常情，忍乎不忍？

吾人且不必遠徵西哲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說，以相駁詰。祇須反求良知，度以情理，同爲骨肉，而女子懸殊，胡爲禮法，失平至此。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此乃自然之理。願女子受教育者甚少，且大都秉性羞怯，習於苟安，終莫敢自鳴其不平，而要求繼承制度之改革。而爲男子者，優享權利，視若固然，孰念柔弱，肯分餘潤？亦罕有女子鳴其不平者。即使間有體恤女子，願爲秉公定制，究不若女子自計之密切，爲能維持兩性均衡。往事之可徵者，姑勿論泰西各國，且在舊昔中國，亦不乏其例。古者喪禮：父沒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子爲母齊衰期年。唐武后請於高宗，父在亦爲母齊衰三年，厥後遂著爲定制。至明時，定子爲父母皆斬衰三年，相沿至今無改。是父母之事

，卒能漸臻於完全平等，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未始非武后一言啓之。乎唐者，不乏賢君良相，然皆習焉不察，此無他，男子之代謀恆不若子自計之密切爲能維持兩性之均衡。昔人欲請周婆制禮，可謂滑稽知言。上舉之例，原就喪制而言，假使創設分產法例，有女子焉參其間，則男女權利必不至懸殊至此，蓋可斷言。

以上所說，係舊律時代情形。民國肇建，百度更張，原應頒布新法，滿除舊習。惟重訂民律，殊費時日，緩不濟急，乃爲民國元年三月十日大總統命令，略稱：凡從前施行之法律與民國國體不相牴觸者，暫行援用等語。因之現行民律關於繼承部分，仍是舊時律例，沿襲不改，對於女子，尤屬輕視，爲文明各國所罕見。應如何改革更新，尚待將來國會議決。新律未頒布以前，大理院判例，與法律有同等之效力。惟大理院究屬司法機關，不能更改法律，只能酌量解釋，稍劑情理之平而已。查民國三年大理院上字第六六九號判決略稱：

『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猶許酌分財產，則依當然類推之解釋，親女苟爲親所喜悅，應酌分財產，毫無疑義。』

按『應』之爲義，爲必須之意，猶言多寡雖無定準，却不可不酌分也。自是親女在法律上受酌分遺產之權利始以確定。

但所謂酌分財產，多寡若無定準，援用未免困難，及民國七年大理院復有上字第七六一號判決，略稱：

『親女爲親所喜悅者，其母於父故之後，得以遺產酌給，但須較少於應分人數均分之額。』

此一判例，看似限制酌給之額，實則親女承受遺產之權利，可由此漸躋於男女平等。以其不稱女份應得子份之半，或幾分之幾，而僅稱較少於子份，可見限制甚寬。苟充量而給，未始不可幾與子份相等。例

如遺產二萬元，有二男一女，男各分得七千元，餘下六千元，即以女，自爲法例所許，以給女之數，固較少於二男分得之數也。唯普通家庭，多不知有此項判例，或雖知之，多囿於習慣，不肯援用。而子大半智識幼稚，不知依法請求，坐致法律賦予之權利，亦不克受，豈不可憫！

雖然，上舉兩個判例，猶以親女爲其父母所喜悅者爲限。若喜悅條件，偶有爭執，即將失其承受遺產之權利。夫義男贅壻，來自異姓，以義而合，原非骨肉之親。以喜悅爲酌給財產之條件，藉示獎勵，尙屬不無理由。若夫親生之女，父母鮮有不愛者，何必增此贅文，滋疑惑。況於嫡庶子男，乃至苟合私生之子，不問其父母喜悅與否，概許繼承財產，何以獨於女子，則必以父母喜悅爲條件，豈不費解。其實女子性情，較爲溫順，多應爲父母所喜悅，天下逆子甚多，逆女究屬較少。乃法例對於女子，偏欲苛其條件，未免有失情理之平。

民國十五年修訂法律館刊發民律第二次草案，其繼承編第四十三條規定：

『所繼人之親女，無論已嫁與否，於繼承開始時，得要求酌給遺產，歸其繼承。』

觀此條規定，較之大理院判例，已再進一層。有可注意者三點。(一)判例僅稱親女；此條則稱親女無論已嫁與否。明定範圍，庶援用之際，不滋疑問。(二)判例僅稱酌給親女；此條則稱親女得請求酌給，是由被動之酌給，進而爲主動之請求矣。(三)判例稱酌給親女財產，以親女爲其父母所喜悅者爲限，此條則無此項限制條件，是女子行使權利，又少一層障礙矣。

該民律第二次草案，猶未公布，而本年春間，國民政府已以承認

女子有財產繼承權聞矣。據報載國民政府以財產繼承權，向來祇限於男子，而女子不與焉，殊欠平允。乃議決改革財產繼承制度，其大要如下：

『財產繼承權，應以親生子女及夫婦為限。如無應繼之人，及生前所立合法之遺囑，所有遺產，收歸國有，以為普及教育之用。但在死者生前，確係受其撫養者，得按其生計狀況，酌給財產。』

按此項改革之議決，直接間接引起法律問題甚多，是否完全適合國情民意，衆意紛紜，莫衷一是，茲不具論。第就承認女子有財產繼承權一端而論，則吾人固甚贊同而毫不遲疑者也。報載簡略，未審詳細辦法如何。子女應分之額數，未言孰多孰寡，自可推定其為平等均分。又照此議決，不獨為女者可繼承父產，即為妻者，亦可繼承夫產。我國向來習慣，婦人亡故，遺有私產而無遺囑處分者，應歸其夫承受管業。但夫亡無子，則其婦暫受夫產，俟待應繼之人，不能自行繼承夫產。此亦男女權利不同之一端，今亦改革矣。此層當俟另日專題討論。茲所欲研究者，乃親女財產繼承權而已，即狹義之女子財產繼承權也。

綜覽舊法例，女子財產繼承權之演進。凡經是數個階級。舊律時代之女子，幾乎完全無權繼承。稍進而大理院判例，始許親女之為其父母所喜悅者，應受遺產之配給。再進而民律第二次草案，刪去喜悅條件，並許女子關於遺產之配給，得為主動請求。其對於扶助女權，不可謂不注意。此雖尚為草案，未經施行，亦可以窺見立法政策之傾嚮。惟該草案所謂親女得請求配給者，『得』之為義，請求則給之，不請求則不給，勢必使性情謙遜之女子，獨受其虧。夫權利固可自由拋棄，但須知全國女子曾受相當教育者，平均百無二三，其能不

囿於習慣，而知援據新法，請求酌給者，試問能有幾人？且酌給額大有伸縮餘地，權利分量，既不確定，他人即易上下其手，終恐難扶助女權之實效耳。今南方政府毅然議決承認女子有財產繼承權，男子相提並論，不分後先，數量平均，莫得增減，一經法定，不待請求。苟兄弟分產之際，不為姊妹留應得之份，而自支配，則其分產屬違法無效。此其擁護女權，何等簡直了當！尙幸北方現行法例，亦充量而給，亦可幾於子女平等，已如上述，不難再進一步趨於全國同一。女子有權繼承財產，在我國雖屬創見，而在文明各國，大都視為常則。例如素有世界模範民法之稱之德國民法，即規定財產繼承，男女同在第一順位平等均分。第一順位云者，猶言首先繼承也。女子得財產繼承權，不獨於女子本身有利，而社會受益亦多。我國廣土眾民，風俗習慣，隨地不同。且人民智愚不齊，貧富互異。舉一概餘，勢難曲當。茲為便利討論起見，姑就尋常人家而言。其利益之大者略述如下：

(一) 重男輕女之陋習可以破除——我國古書中有生男弄璋，生女弄瓦之語，一貴一賤，幾如璋瓦之分。雖實際上差別，不至如此之甚，然世俗大都不重生女重生男，實無可諱。推原其故，不外謂有子可以承祀祖宗，可以持家養老，而女兒長大，則須出嫁別姓，為父兄者徒任養育之勞，不獲報本之實，故輕視之。雖然，承祀制度，有禮教攸關，應予維持；有謂事涉迷信，應予廢止；一經現代新潮流洗滌之後，能否繼續存在，尙不可知。即使不至完全消滅，今後社會上宗祧觀念，必較薄弱。承祀制度不能再佔重要地位，致使男子權利，超越女子，如舊昔者，殆可斷言。至於持家養老問題，自歐化東漸，人民新思想，日以發達，舊時大家庭制度，將漸化為小家庭制度。男

娶妻之後，多自立家庭，且以生計日艱，舟車便利，常別父母，離鄉井，營業供職於遠方，致其父母難於相隨依倚，以視女兒長大適人，不能與其父母常聚，實無以異。所僅異者，男兒對於父母首先負有扶養義務，而出嫁之女則無此義務，有之亦位居最後耳。然此非女子之薄待其親也，權利與義務，原係對待而生，向來父母財產，既由男子獨承，則扶養父母義務，令男子獨担，原係情理當然，不必其孝事之心有過於女子也。法律上所謂扶養，僅指無自活能力需人贍養者而言。惟我國素來以孝立教，父母就養於子，視為天倫樂事，不必盡係無自存能力。諸子分產之際，其父母如不欲另提贍業，以自養贍，則由諸子輪流供養，此可稱為孝養義務，以別於扶養義務。今女子既亦獲得繼承財產權，則其對於扶養或孝養父母之義務，無論在道德上在法律上，均當樂為同時分担，自不待言。供養之需，大半發生於父沒母存之際，揆諸常情；母女相依，較之姑媳聚處，尤能融洽無間。父母既知女子亦可恃以他日養老，則其愛女之情，自不亞於愛子，行見家庭中重男輕女之陋習，消除於無形矣。其利一。

(二) 女子教育可以發達——現時統計全國人民之曾受教育者，女子遠不及男子之多。緣大半父母心理，送子求學，引為當然責任；送女求學，常視若可有可無之事。如是而欲望女學昌盛，將俟何日？今女子既有繼承財產權利，因是而發生孝養與扶養之義務，終其身與父母有密切之利害關係，則為父母者，願其女之成立，與願其子之成立，心同理同，自必不分子女，一樣造就。他日男女教育，平均發達，其必權輿於此矣。其利有二。

(三) 爭產糾紛可以減少——我國宗法社會之習慣，凡死而無子者，例應立嗣承祀，遺產亦歸嗣子繼承。利之所在，房族有應繼資格

者，爭先恐後，往往爭繼遺產，構成嫌怨。其下焉者，甚至同室戈，纏訟經年，甚無謂也。今女子既有繼承財產權，則凡無子，而女者，其遺產繼承權既有所屬，房族即不能覬覦非分，家庭無謂之端，法院糾纏之案件，總可以減少許多矣。其利三。（按無子立嗣導源於宗祧觀念，南方新法實行之後，立嗣制度，能否繼續存在，屬疑問。即使仍存，嗣子除當然繼承祭產以資維持宗祧外，其餘財產恐須有遺囑特贈，始克承受。不然，亦須素係受彼繼承人撫養者，始克酌給財產，其詳辦理法究竟如何，尙待查考。）

（四）夫婦平等可以實現——我國習貫重男輕女，然夫婦名分，固屬敵體。說文訓妻爲齊，猶言與夫齊體之人也。惟名分上雖齊，實際上夫權究多偏重，其偏重之主要原因，不外家庭經濟大權，操於手。爲妻者身無資產，對於良人，即不得不仰望而終身。在伉儷素睦者，固無分彼此，而遇人不淑者，此愈依賴，彼愈專橫。明知女子經濟不能自立，縱欲援引夫婦齊體之義，主張名分，以維持女子人格，勢亦有所不能。遂不得不委曲屈伏，暴虐之來，祇得吞聲忍受，於是夫婦之道苦，而家庭之幸福亡矣。今女子有權繼承母家財產，世俗之見每不免爲勢利觀念所牽。妻有獨立資產，庸夫即無所挾恃，以作威福藐侮之念，未始不可以因此而戢；相敬之心，未始不可以由此而生。而後女子之人格，可以保持，夫婦之真正平等，可以實現，其利四。

（五）女子業務可以發展——世人每詬女子不能男自立，依賴男子爲生，徒增負累而已，其實女子並不缺乏營業本能，徒以向來受禮儀之束縛，乏練習之機會，而又不得繼承財產，無所憑藉，以圖經濟上之發展，致陷於今日之地位，其咎固不盡在女子也。從前歐洲女子，

亦多疑其缺乏營業能力。迨歐戰之際。男丁盡數徵發，女代男工，成績卓著，乃知女子營業能力，在某種事業範圍內，並不遜於男子，而精細且過之。吾爲此言，非謂女子均應捨家庭而營業務也。所謂賢妻良妻主義，自有其相當價值，固不可否認。然所處境遇，人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女子有終身不嫁者，有嫁而不育或育而殤夭者，有育而寡者，有子女業已成立則無家累者，有迫於境況不得不自謀生計者，如此之類，苟能自營業務，其有造於家庭與社會，當非淺鮮。我國法令固許女子註冊營業，有夫之婦，商得其夫同意者，亦得獨立營業。農商部爲獎勵女子投資振興各種實業起見，曾頒布女子興業獎勵規則若干條，國家提倡，不爲不力。而女子營業者仍屬寥寥。此無他，女子向無獨立財產，以爲經營資本，無米之炊，巧婦所難也。今女子有權繼承財產，則在其特有財產範圍之內，便有所憑藉，以謀發展。行見女子業務，日以發達，國民之工作能力，與貨殖效率，同時增進矣。其利五。

(六) 家計困難可以濟急——向來家庭經濟來源，惟夫一人是賴。假使夫所繼承財產無多，或竟無所繼承，但憑一己才能，經營生計，以資仰事俯畜，而中道罹於疾病，殘廢，或遭其他不幸之事。則八口之家，立抱凍餒之憂。今其妻有權繼承母家財產，緩急挹注，比較可以無虞。一家經濟，多一來源，患難中必減少幾分危險，不至顛連無告。世人動稱娶妻增加負累，今後娶妻，有時且可減輕負累矣。如其家道平順，丈夫能始終維持一家生計，並無須用及妻之財產之滋息，則妻可以其私財妥存生息。姑以二十歲出嫁，有資二千元而論。年息一分，複利計算，積至二十年之久，本利可逾萬元。如係不動產，則積儲滋息，數亦稱是。尋常中年婦女，有資萬元，決無衣食不給之

患。雖不必家家女子，均有財產可承，但全國平均計算，今後女子不若舊時女子之徒增負累，實彰彰明甚。其利六。

依吾人觀察，女子之有財產繼承權，利處甚多，略如上述。惟法初行，民間未慣，問難質疑，在所不免，茲試解答如下：

或曰繼承財產權，向惟男子有之，今令其姊妹加入均分，此得失，兄弟財產，虧損一半，男子將不贊成。其實殊不然，姊妹既可去一份，妻室亦可帶入一份，出入相抵，平均統計，一家財產之數，仍未見虧損也。且嚮也財產惟夫獨有，今也夫婦分有。惟夫獨有倘負債，可致蕩產破家；夫婦分有，夫雖破產，其債權人不能索及妻之特有財產，一家生計，不致陷於絕境，此亦分有制度之賜也。如男子應繼之份減少，有妨其業務上活動能力，殊於社會不利。此亦偏之論。經營業務，固不能全然無所憑藉，須有相當財產，以資發軔。但所需多寡。隨境而殊，却無一定標準。窮通成敗，要視其人經營力與機會如何耳。徵諸實驗，大丈夫真能興家立業者，得助於遺產者常少；而純袴子弟，坐襲厚產，逸豫致敗者，屢有所聞。遺產之不專恃也如是。況社會通病，正非患貧，而患不均。男與女，等是也。兄弟姊妹，同屬父母之遺。今不恤念女子額份之有無，而獨斤斤然計較男子所分之多寡。知有男而不知有女，於理不公。損姊妹以肥，於情何忍？不獨大戾男女平等之義，抑且有違先聖親親之教。即使無一姊妹，而兄弟增多，亦不得不按人數均分，額份亦因減少，且又誰怨？且使子實不肖，而女則賢，有女分繼並承，免致祖遺財產，盡數蕩散，抑亦有家者深謀遠慮所宜及。奈何必以男子為孤注。縱不辨是非，獨不顧利害乎？

或又曰：設某甲遺有家資十萬，子女各二，生平經營致富，多藉

子襄助之力，二女無與焉。若令子女四人平等均分，是二子勤不加，未免有失公平。曰，是亦不難調劑之使平。我國繼承法採用特留產制度。民律第二次草案，明定總財產之半，為特留財產，給與法繼承人。其餘一半，被繼承人得自由處分，或生前贈與或遺囑給，均無不可。即如上舉一例，某甲應至少特留家資一半五萬圓，給子女四人均分，是為法定之額，得將其餘五萬圓充量分給二子，作特與，每人二萬五千圓。結果子每人共得三萬七千五百圓，女每人一萬二千五百圓。不過子所能得者，此為極多之數，祇許減少，不再加。女所應得者，此為極少之數，祇許增加，不許再減。多少兩端之間，饒有伸縮餘地，一以被繼承人之意旨為準。苟女賢而子不肖則反之可也。或又駐：設某甲生前無特與，臨終又無遺囑，則如何？是亦不難調劑。按大理院四年上字四八號判例要旨，略稱：析產雖以平分為原則，但若因其中一人或數人之特別勤勞，家產顯有增加者，自可酌量情形，對於其人從優分給等語。是亦不失為法律調劑之一道歎。（上引大理院判例及民律草案，原指男子繼承而言；但女子一旦獲得同等繼承權，該項法例，當然不分子女，一律適用。）若子女賢勞相若，理應平等均分，自不待言。惟男子因承宗祧，所需費用較繁，例如歲時薦祭掃墓茸詞修譜等項，素由男子支出，女不與聞。調劑之使平，可於家產未分之先，估計承祀常年需費，提出基金若干，然後由子女均分餘產，則權利義務亦無不平矣。

或又曰：法律承認女子有繼承財產權，在新式家庭。固無不遵照辦理。在新舊參守之家庭，亦不難變通遷就。獨在守舊頑固家庭，重男輕女之積習，一時牢不可破，仍將各行其所是，悍然不顧法律之詔命。若干涉之，則恐滋紛擾；若放任之，則多數女子永無振拔之日，

若是者，將如之何？曰，是亦不難解決。夫家產應由子女均分云者，乃法律準情酌理，規定原則，以樹大公至正之準。惟人事不齊，勢難一而論，法律為尊重處分財產之自由起見，又許被繼承人得酌量增加應分之額數，與特留財產制，相輔而行，前段業經說過，故分析家產子女額份不必常係均等也，其係均分者：如子女賢能相若，父母雖平均，因令均分家產，此一例也。又如子女賢愛雖不相若，但父母不欲顯示厚薄，仍明令均分家產，又一例也。若父母生前毫無表示，則依法支配，應令子女均分家產，莫得增減，此由於法定者也。倘被繼承人，不願其家產依法支配令子女均分，無論其不願之隱衷如何，儘可在其生前或以遺囑，對於繼承人中之一人或數人，于不違反特留財產規定範圍內，酌提財產特與之，以增加其應分之額，此固法律所許。即以所問頑固家庭為例；設某甲極頑舊，平素重男輕女，成見甚深，有資產一萬二千圓，子一女二，不願其女與子均分家產，儘可提出資產一半六千圓，作為特留財產，分給子女三人每人二千元。餘下六千元，盡數再以給子，作為特與。如是，則其子一人共分得八千元，較之女所分得，增至四倍之多。某甲亦已遂其重男輕女之私矣。夫法律原以子女平分財產為原則，而其極端例外，乃有二與八比之可能，以適應極端例外之情形，亦已不惜盡量變通，力為人民多啓方便之門。苟某甲猶以為未足，抗法不遵，欲將女子權利剝奪無餘而後快，是真冥頑不靈，阻碍社會進化之毒物。法庭為保障人權計，一經告訴，自有相當制裁，以繩其後，公道猶存，人心自快，凡稍有天良者，必不以新法為紛擾也。但有不可悞會者，適舉極端一例，絕非法律預留重男輕女之地步，乃法律尊重處分財產之自由耳。若反其道，給女之數，多於給男，正亦法律所許。總之，法律以男女平分為普通

則，又規定均分特留財產，為最低限度。此外特給子女財產，如何減，悉從被繼承人主觀之判斷，庶新舊家庭，各有酌量餘地。以各其宜，而後新法可以奉行不敝，此乃立法者之微意。其於特留財產外，不欲再給子女，而以贈與他人，或捐助公益者，亦均聽自由，律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又按民律草案，既許財產繼承人受有特與或贈者，不必歸還，仍按法定繼承份，遺分得產。而特與遺贈之額數，須不背特留財產規定外，又別無明文限制。試充量引伸其疑，遂有述極端例外之可能。雖立法之意，係尊重財產處分之自由。然各繼承人所得額數，未免相差太遠。現時民間重男輕女之成見，大半尚未消除，勢必男份常多，女份常少。應如何設法可使舊式家庭願將女份增加，漸與男份相等，須賴教育陶化，與宣傳工夫，非復法律能力所及。法律只能定一最低限度，令提總財產一半，為特留財產由子女均分而已。考之外國立法例，有規定：有子女一人者，應提總財產之半，為特留財產，有子女二人者，應提三分之二。有子女三人以上者，應提四分之三。如是，則被繼承人自由處分之權較為縮少。惟立法政策，要須通盤規畫，不能僅就一端而論其得失耳。

或又曰：我國向有父債子還之習慣，以子有繼承父產之權利，即有償還父債之義務，實為情理當然。今女子既亦有權繼承父產，則父債亦應由女還乎？此在遺產多於遺債，或二者相埒，不過儘產先以還債，尚不成問題。苟遺債浮於財產，只有義務，而無權利，如令女子亦負責償還，是國家新法本意，在扶助女權，而其結果，轉使女子有意外之累，未免與立法之精神，大相逕庭。故依當然解釋，女子對於繼承財產，應為有限之承認，即以所得財產為限，清償遺債，此外不負責任也。

或又曰：向來家庭生活常費，及子女教育費，均由夫負擔，今女子既與男子同有財產繼承權，設夫亦以男女應當平等為理由，要求其妻分担家庭生活費用，則法律將許之乎？曰，當分別而論。苟其夫足供給家用，又令其妻分擔，譬如妻承得母家財產值洋二千圓，每年應分擔家用四百圓。五六年之後，私產即罄，其結果不啻將母家財產二千元，全數移贈丈夫，而妻本身依然一無所有，殊失法律扶助女權之本意。故當其夫資力足以供給家用之時，法律不應令妻分擔費用，其理明甚。然亦非完全不應分擔。依一般法例，夫對於妻之特有財產雖不能任意處分，却有使用收益之權，藉以補助家用。倘若夫之資力告罄，家用不繼則揆諸夫婦一體患難互助之義務，其妻萬難坐視不救。斯時即有起而負擔家用之義務。不特用其茲息，並應用及本金。要而言之，家庭費用之重要部分，夫婦不應同時分擔。應先後分擔，乃為平允。民律第二次草案規定：由婚姻而生之一切費用，歸夫擔負。但夫無力擔負者，妻擔負之。即此意也。

或又曰：女子主張繼承財產之權利與男子平等，及說到經濟上義務，如償還父債，則必謂女子只認有限責任；如家庭費用負擔，又必曰夫先而妻後。見權利則爭先，見義務則退後，似於男女平等之義，未甚貫徹。其實不然，須知男子經濟上活動之能力，常較女子為優，此非女子天賦智能弗及男子也，實別有原因甚多。原因之屬於人為者：如女子教育，不如男子教育之發達。女子職業範圍，不及男子之廣，而又拘於禮儀習慣，不能如男子之攸往咸宜。原因之屬於天然者：如女子體質不如男子之粗偉，膂力不如男子之剛強，而生理上有種種不便，如月事，如懷孕，如生產，如哺乳。凡此種種原因，無論由於人為，或出於天然，皆能減少女子在經濟上活動之機會，工作之能

與時間。而女子所優爲之事，如綜理家政，撫育子女之類，雖其有於家庭與社會，與男子職務，異曲同工，又皆純盡義務，無絲毫薪之收入。維此之故，女子之有待於經濟上之補助，恆較男子爲急。其負擔經濟上之義務，應較男子爲輕，看似未平，實則平之至也。

然則女子獲得財產繼承權，遂絕無問題乎？曰，有之。最感困難，厥惟財產管理問題。我國女子向乏管業經驗，而讀書識字者，平計之，復百無二三。一旦授以財產，則移交手續如何，何謂債權轉，何謂推收過戶，字據單契，如何辨認，簿冊如何記載，帳目如何算，錢項如何存放生息，以及田屋租收，完糧納稅，種種手續，紛至來。男子爲之，有時尚不勝其繁難；女子當之，自更莫知所指，勢得不仍賴男子代爲管理。然爲目不識丁之女子代管財產，最易滋。姑勿論疏遠之人，往往親如丈夫，伯叔，兄弟，亦難始終保其信。甚有積疑生隙，傷及家庭和睦者，此不可不慎慮及之。而夫婦之，財產界限，尤難認真分別。若遇橫霸寡情之男，對於妻之財產，意侵蝕，或久假不歸，甚或朦混典賣，無所不爲。若與之爭論，則及夫婦情分；若聽其所爲；則私產將歸烏有。若是者，將如之何？

此種管理財產問題，非可片言解決。須從各方面同時設法補救，始克有濟。下列數端。尤當特別注意：

(一)產業之種類——家產種類包括甚廣，舉凡一切動產皆是。分產之際，配給女子繼承之份，應以衆目共見，難於移動隱匿者，如田地房屋之類爲宜。此類產業，一經依法登記，他人不易擅行變更，嗣後惟有按期收租之手續而已。而不動產上之權利，尤以單純所有權爲最宜。其共有，活賣，典押，質當之類，易滋爭執，均所宜避。倘遺產中缺乏不動產，或雖有之而爲數甚少，不敷支配，則給以他項財

產，以出納手續，謹嚴詳細，莫得上下其手者爲宜，如著名有限公之記名股票，穩固銀行，或股實錢莊之長期固定存款，或複利積存或按期取息，隨人隨地，擇宜而行，要以本金安穩爲重，滋息利率輕。最靠不住者，莫若給以活動資金。女子智識幼稚，或貪圖重利濫行出貸；或輕信人言，妄事投資。證以實例，鮮有不虧賄者。故給女子財產，不可不注意其種類。此猶就一般女子而論。若有夫婦，其特有財產，尤當與其夫之財產，有顯著之區別。如不動產應登記，股票存款，悉應記名。均須單用妻一己名義，明確記載，使夫之財產，判然有別。如此，行莊有簿可稽，登記官署有案可查。界限分明，書證確鑿。倘夫負重債，至於破產，其債權人自亦無所詞，以混牽妻產，移償重債。若係活動資金，或不易有特別標識之產，卽不免有捲入漩渦之虞。故欲保護妻之特有財產，尤當注意其類也。

(二)法令之保護——當此過渡時期，女子智識幼稚，閱事未深，每易受人欺蒙，或自蹈錯誤。故關於女子財產之事，法律自應特予保護。凡登記官署，公司銀行，店舖舟車，及一切人等，關於女子，其是未受教育之女子，產業註冊，錢項收支，以及各種物權債權之失變更，如女子無相當代理人爲之處理，均應特別注意真相。稍有可疑，爲保護女子利益起見，卽應詳細查問，或邀佐證，或覓妥保，或有所怠忽，以致滋生不利於女子之爭端，法律卽令其人負立證責任，須證明其不怠於注意，乃克免責。雖手續有時未免稍涉繁難，然於此過渡時期，寧以審慎爲佳。

至於夫妻間之財產關係，我國民律第二次草案，爲保護妻之特有財產起見，參照各國立法先例，設有種種規定，其大要如下：

- 一，夫妻成婚時，關於財產，無特別契約者，其財產關係，應依法定財產制。
- 二，妻於成婚時所有之財產，及成婚後所得之財產，為特有財產。由夫管理。夫得使用收益。但管理上各種費用，亦由夫擔負。夫不能管理時，妻得自行管理。
- 三，夫於管理開始時，須即開具特有財產清冊，交付於妻。並因妻之請求，有定期開具清冊，及隨時報告管理情形之義務。
- 四，夫以妻名義借債，或讓與特有財產，或以其特有財產供擔保，或增加重大擔負者，須經妻之同意。其未經妻同意而為之者，妻得不經夫參與，逕在裁判上對第三人主張權利。
- 五，在夫管理期內，妻欲處分其特有財產，夫無正當理由，不與允許，而妻能證明其處分為有利益者，無須經夫允許。
- 六，在夫管理期內，如有必要情形，妻得向夫請求提供相當之擔保。
- 七，倘若離婚，夫應即清算交代，將所管特有財產交還於妻。如有損失，並任賠償之責。

以上列舉法條大意，其保護妻之特有財產，不為不周。蓋女子有財產繼承權，闢一經濟來源，即不可無法定財產制度。以善其後既具能取而得之，又能保而有之，而後名實兼焉。

(三)智識之灌輸——雖然，法律之保護，固屬周密，惟所謂夫有開具清冊隨時報告之義務，恐無甚實益。蓋我國現時女子讀書字者，如此之少，即有清冊報告，恐亦莫名其妙。若請他人代為核對，又顯倚不信任其夫之嫌。若含混存之，設有不實不盡之處，徒然自留不利之證據而已。豈惟無益，且貽害焉。至於要求其夫提供擔保一層，亦

顯係疑夫無信之表示；而在裁判上等向第三人主張權利一層，又不迫令該第三人仍向其夫訴追。故此辦法，皆未免直接或間接予丈夫難堪。夫婦間以物質之爭，訴諸法律，雖在外國，大都視若常事。揆諸我國禮俗。當婚姻關係存續之時，妻對於夫多持委婉容忍態度，以顧全丈夫體面。除非別有不得已原因，已達可以別居或離婚之程度，鮮有僅以財產爭執之故，遂對其夫出以露骨主張者。況因丈夫之賴，擅自處分妻之財產，至於迫而爭執興訟，其夫多已瀕於蕩產，事後挽救，亦多莫及。即幸而財產獲全，而夫婦恩義已傷，未免得償失。利害相衡之下，妻為財產之故，遽引法律以繩其夫者，恐多不觀。由是觀之，僅恃法律規定，將徒有保護之名，仍不能常舉保護之實。願吾非謂法律規定之不當也，不過我國禮俗習慣，積重難返，一旦進於法治，民未相習，疑惑為難情形，一時或所難免。他日教育普及，習聞已久，男子漸認應負之義務，女子漸悟應享之權利，權義觀念，漸趨一致，自能人人享受法治利益於無形矣。

此時欲謀標本兼治之方，以補救法律所未逮，當以灌輸常識，俾女子自知管理財產，以防患於未然，最為切要之圖。處境人各不同，女子固不必人人均須自行管理財產，但自己若有管理常識，即託人管理，亦能自行隨時監察稽核，不至受人欺蒙。出嫁之後，固多由丈夫代為管理；然丈夫或因事遠遊，或索性浪蕩，或屢失信用，或精神衰弱，或肢體殘廢，或死亡，或與離婚，或有其他原因，不能繼續管理，妻自己若有管理常識，一旦接受自行管理，亦不至茫無頭緒。欲灌輸管理常識，竊謂當從教育入手。自今而後，全國女子中小學校，應設家政必修科，而以管理財產一門為該科主要功課。其課授方法，不可徒恃書本，務使各生實地練習，少談普通理論，多講本地經驗。

則如關於田宅一項，單契字據，悉用真本。格式如何，手續如何，舉例如多。洪纖畢具，何處最爲扼要，何弊最宜慎防，倘有爭執，如何支付。又如存款一項，銀行如何，錢莊如何，存單存摺如何辨認，利率如何計算，單據倘有遺失，如何辦理，示以模範，證以實例，口講指畫，務使諸政各知隅反而後已，學有餘力，然後課以女子在法律上之新地位，與夫處世接物必需之常識。女生經此一番訓練之後，其管理財產之知識與能力，未必遜於通常男子，且或過之，亦未可知。此項課程專爲中小女學而設。其學齡已長，無入中小女學肄習之機會者，則爲暫時計，似應在高級學校添科補習，或由專家調查各處地方關於管理財產之通行方法及特別習慣，時在各種女子雜誌上發表切要論文，以資灌輸常識，或以通俗文字刊行小冊，人手一編，以備隨時參考。又現時平民教育運動，風靡一時，駸駸乎有普及全國之勢。應將女子繼承財產權，及管理方法，擇要編入平民課本，或另編專號，以爲平民教育叢書之一，俾得隨風普及。至於大多數目不識丁之婦女，亦非全無補救之可能。鄉村城鎮之間，總有幾個較爲開通之女子，似可就地建設婦女分會。有女學之處，附設更便。一面定期講演當時當地女子管理財產之常識，樹之風聲，以資啓牖，一面兼設常川顧問部，以備文盲婦女，遇有問題，隨時諮詢，是亦不失爲治標之一道歟。上述種種灌輸常識之方法，尤以中小學校課授，最爲治本之要道。一俟教育普及，全國女子均須入學，關於管理財產事項，人人得有相當知識。今日之良妻，即他日之賢母，以其所習於學校者實施於家庭，膝下兒女，耳濡目染，隨時講解，輾轉傳習。數十年之後，管理財產一門，皆將實習於家庭，不復恃學校之課授矣。

綜而論之，女子之有財產承繼權，實開我國空前未有之局。應如

何善爲保持，勿徒尙虛名，須兼務實益，以期男女平等精神之實現。此不佞所以欲貢其一得之見以備采擇也。

民國十六年四月八日記

德國的現代社會學

L. Von Wiese原著

張世文譯

研究德國社會學的發展，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德國社會學的範圍非常寬廣而變化又多；並且有許多特殊搜集研究，在德國皆不之爲社會學，但在美國和西歐却統稱之爲社會學。實際說來，這些特殊搜集的研究，是否真屬於社會學的範圍，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明瞭社會學是獨一無二的普通社會科學，並且也認它各種社會科學的綜合——一種聯合的科學，我們定能在特殊支派和社會的學術裏，找着一種深含意義的作品和積極進展的科學傳統的精神，如再進一步去研究，便可知若將其中的意義擴大，都可包括在社會哲學裡。我們可由康德起往下觀察。就必找到浪漫派和理想派中有許多著名的作品；雖然其中有社會學上的重要，但其題目皆與社會學無關。到了近十年來，對於「社會學」這個名詞的意義，纔有了很大的改變，並不再將社會學當做「普通社會科學」，其中含有一種特殊的意義，且只限於人類團體生活理論的特殊研究，並將它自己放在諸特殊科學研究的一旁，而獨立成爲一種特殊的支派。

如果我們以新出版的日用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中布蘭夫 (Victor Branford) 所著德國，法國，英國社會學發展

為根據來比較此三國，滿可尋出它們社會學發展的重要平行線索。

(一) 孔德—達痕學派 (The Comte-Durkheim School)

(二) 賴布雷學派 (the Le Play School)

(三) 王穆斯 (Worms) 的社會學趨向於國際機關的現象。

孔德可算西歐社會學的鼻祖；他一方面直接影響德國，一方面間由斯賓塞的實證主義與有機體相似的思想，影響德國。但，其思想却偏向於馬克斯的經濟唯物主義，和德國唯心派哲學沙飛耳 (Schleier) 的思想與生物學聯合的關係。總之，德國講不上什麼一種孔德—斯賓塞的學派，就是馬克斯主義範圍外的實證主義，也不過為時無。

無論如何，在孔德反對個人主義的學說和其受有黑格兒的影響的學說中，或即兩者之間，總可尋到平行的線索；雖然後者是孔德由唯心主義來解釋社會，不是由實證主義起始。

十九世紀末葉，斯賓塞一方面由他的政治個人主義，一方面由他的演化學說深深的影響了司木樂 (Gustav Schmoller) 的思想，但現在一般青年却都反對他的學說。

雖然德國地理—社會和家庭諸問題，都幾乎包括在政治生活之其他問題內，但無論如何，英國和法國的賴布雷學派在德國的社會政治的學者中間，却有同樣平行影響的勢力：就如佛爾的社會政治 (Ver-ein Für, Social Politik)。

如果再進一步研究德國和西歐科學發展的比較，還可找出其他特點。德國的『社會政策與福利』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的研究，並不屬於社會學範圍之內，不過僅算為學問中的一種單獨支派而已。

法國最近王穆斯的學說，組成一種很有勢力的獨立和理論社會的一部。我們用他的學說同德國十九世紀末葉唐尼斯 (Tannies) 之首研究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來比較，亦可知其概；並可找出幾個最著名的學者，如斯麥耳 (Geoug Simmel) 和韋 (Max Weber) 都是代表此種學說的人物。現在因美國學派的影響，此種趨勢亦漸漸有了實力。

今日德國社會學有三種影響的線索可尋，茲分述如下！

(一)德國浪漫派與唯心派的哲學

(二)孔德和斯賓塞

(三)並非由於哲學發展的影響，乃由於其他諸科學的影響，如：史，政治，經濟和法律。

二十五年前一般學者皆主張社會學與自然科學有密切的關係；今日却有許多人極力主張社會學為一種心理的科學，並認以自然來解釋社會是不完全的；因此有一種趨勢發生，就是超過實證主義之外，解釋社會的現象。

為實用計，可將德國社會學分為三大趨勢，分述於下！

(一)社會學為研研社會生活的歷史的發展。(歷史的社會學)

(二)社會學為研究心理上的諸能力，並計算意識能力的一種學說 (哲學的社會學) (甲)玄學的(乙)認識論的。

(三)社會學為社會現象的一種有系統的研究，根據於真實與經驗的。(有系統的社會學)

歷史社會學派中之最著名者，如衛背 (一八六四—一九二六) 和蘇卡特 (Werner Sombart) 等，次著名者如薩里耳 (Maxt Scheler 一八七四—愛德里 (Max adler) 一八七三和斯盼 (Othnar Spann

一八七六等，雖皆屬同一學派，但他們却承認在根本的概念上，有極不同。系統的社會學派中以唐尼斯——一八三五為最出名，雖至今日，其影響仍大。衛斯(Leopold Vonwiese)——一八七六首創『關係相連的科學』(The Science of Relations)並努力想於此種概念中，找一極正確的方法，以求得到全部社會程序簡單分類。

以上曾述衛貝和蘇巴特為歷史社會學派中最有影響的人物，并非無故。全因彼等的著作和理論是根據於歷史的發展。實際說來衛貝關於宗教社會學研著之書，都是比較歷史的研究。論到他對於清淨宗教與資本主義實現的關係，所研究與搜集的亦是如此。蘇巴特對於現代主義已有充分的研究與工作，現其著作未完，仍在繼續進行中；其資本主義之研究，並不只限於十九與二十兩世紀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產生的種種原因及漸次發展的諸種情況，亦皆包括於研究範圍之中，我們不要想他們是純粹歷史學家，他們也是僥倖的社會學者：最顯著的是衛氏與蘇氏兩人。特別是衛氏的研究方法，從歷史漸趨於社會學的歷程，因他們由研究裡漸漸作成些方式與公律蘇氏近來的研究，亦漸趨於將社會複雜的事實，變為清晰的系統。

德國社會學之所以重要，實因四十年前笛勒塞(Dilthey)在他比較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中提倡并注重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就是『瞭解科學。』(Understanding Science)此處對於實證主義的反應，很清楚的表顯出來。這個反應就是『現象的方法』(Phenomenological-method)這種方法經他介紹纔到社會學裡的。薩里耳也是一個反對實證主義的人。這些著作家皆有同樣的意見就是說如果只用生物學的眼光和生物學上的因果律來解釋社會事實；結果必是浮淺而機械；因他們認社會事實的原動力，只能在精神的動機裏找出。此種社會科學方

法，即使其稍能加增社會科學的意義，無如何，必發生偏重主觀的危險。但衛背實使我們了解，應對於我們主觀和自覺的動機，有所發明。蘇巴特却決定他的責任與目標去搜得社會事實之客觀方面與絕對的意義。

從他方面看來，斯盼極力反對社會學中的經驗主義。他提倡『社會的玄學』。(Social Metaphysics) 他主張社會是一個整個的東西，社會中所有的團體，都是屬於社會的部分而已。

論到愛德里的主張，便又不相同了。他認馬克斯主義是社會中最適當的制度！他信奉馬氏的學說，也是馬克斯社會學家中的一個；但他認自己與其他信奉馬克斯主義者有些不同。他說他想將馬克斯的方法和康德的哲學連合一起他認『社會的』不過是自覺心的一種，我們的思想也就是明會的餘想。

唐尼斯主張將人類所有的聯合分成『社羣』(Communities)和『社會』(Societies)兩種。唐氏因提倡此種學說而名聲遠振。他認普通社會學為研究人類各種團體生活的科學，以求得到最充分的了解與意義。他說人類聯合可分成兩大類。第一，人類之所以能聯合，完全因為有一種根本互相感覺的交換和允諾。這是我們的產地，也是社羣的成因。第二社會是根據於『自覺的考慮』(Conscious Consideration) 並可用我們的目的之意志組成。

斯麥耳是德國從前社會學界的鼻祖。他認他種社會科學為研究人類聯合的機械，構造，活動和社會生活的特殊方面的比較的，如工業，法律等；社會學則獨不然，它研究人類各種不同的生活，並將各種生活範圍內的交互反應，清理一番，使之變為有條理的形式和方式。衛氏也曾研究團體行為的發展與成因，設法把它們講得清楚。斯民亦

同一目的與衛氏的理論也有密切的關係。衛氏更想找出人類羣居作所表現的方式。衛斯繼續此二人的工作，更求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找出一種系統所講係關於人類行為的交互影響。人類行為的原因始社會羣居的關係。此系統。包括三種根本要點（甲）社會作用或社會機械行動，（乙）社會關係，（丙）社會結構。

德國的教授和著作家很多，但少有專門研究社會學的系統的。並今日社會學是否已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獨立科學，實在還是個問題。雖然如此，但，其他特殊社會科學所解決的問題和新發生的問題，足能顯明有社會學的存在。研究特殊社會學者，努力從事我已身題的解決，如人民，國家，階級，政黨，環境等，並以此種問題為發生影響效力的現象的研究。他們以為法律語言，工業，宗教等都受特殊社會科學的改變和影響。因此德國也發生與其他各國相似的景象，即社會學和其他各種科學產生了極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亦可德國已有一種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較較準確一點說，德國已有在社會學正確範圍內努力研究的人。

最後我說德國社會學的著者，除歐奔罕門Frang (Oppenheimer) 無人將社會改造的諸計劃變成一種社會的系統去研究。

論到固定團體，可將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這個團體說一說。它是在一九二一年重新改組的。會員定額為一百二十人，選舉則以實有會員為限。出版物如 Kölner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ologie 乃衛斯先生編輯的。此學會每兩年由社會學家聚會討論一次，討論結果和要項，由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Tubingen. T. C. mohr) 這種出版物印出。此雜誌已出版四卷，Kölner Vierfeljahrschritte 自一九二六年已有六

年的歷史。(Muerchen, Duncker, & Hunnblot)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關於社會學的著述漸多，各大學亦先後承認社會學為特殊獨立研究的一支；於是關於這些問題亦發生熱烈的討論，顯然表現一種建設的衝動。雖然，現今還有人反對社會學，但，無論如何，研究其他特殊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亦漸有所了解與承認。實際說來，真正社會學發展上的阻礙，乃由於一般喜好文學半知半解之徒，以講論社會學為時髦，而並不重視社會學為一種鄭重的科學，深痛惜。關於社會學的主要論點和範圍的界限，意見仍是紛歧，無從解決。雖然如此，社會學的進步，實在非常迅速；並且敢說此種進步上進的，因有許多理由可以證明。

井田制度考

邊燮清

I 沿革：

井田制度，為我國最古之田制，其起源於何時，因年代之濶已不可考。有謂其發切於黃帝者，有謂其始自夏者，為謂其始自商者，復有謂其始自周代者；更有謂我國古代原無井田之制，而所謂井田制度者，無非孔子理想中之烏托邦而已。執第一說者見諸史記帝外紀，執第二說者據於「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人百畝而徹，執第三說者源於「殷人七十而助」執第四說者則謂「周人百畝而徹」執第五說者則為今文學家見於孟子徹，為參考清而言，故羅列諸說於下：一

1. 五帝外紀：

「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註一)

「按李靖問對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註二二)

「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註三)

2. 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3. 朱子集註：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4. 周禮：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又言「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5. 孟子微：（註四）

「井田學校之制皆孔子所創，其詳見上，蓋孔子所以同類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古制三統也；不然則天下田畝只有數，若如此紛紜是湯至傑時改禹蹟之封未畢矣；武王改殷十畝之制至孔子時未畢矣。何日乃授民田？蓋每夫每井田，皆有溝，洫，畎，瀆，經，遂，道，路，以限之，萬不可改作之理也。且詩稱，「田彼南山，維禹甸之；我疆我理，皆爲禹蹟」周既未改，何得殷周七十畝百畝之改禹步乎？以畝雖不同，但改尺而未改畝。試考古今之尺，自周慮以以來，每朝加大，亦無夏尺倍周之理。今白虎通云，「夏十二寸，商尺十寸，周尺八寸，」此無孔子三統之制，必三代之制也。校，序，庠，之三名，亦學校中三統之義，皆孔子之制也。孔子凡立一制，皆預爲三者，以待後人變通，貢助徹三法亦皆孔子稅法，分作三種，聽後世度時地行之，而孟子於三法之中，以助爲善於貢者也。什一貢法也，籍田法也。二傳各述一統，雖不同，皆孔子井田法也……」

統觀以上五說，各是其是，各執其說，極儒者聚訟之自事，而後世學者亦無所而影從。第一說謂黃帝時代，即有如是完善之井田制度，則其說未免近迂。況正史既無詳確之歸定，則吾人亦何能耳食後世之臆說？第二說謂夏后氏五十而貢，即爲井田制度之始，此說未免涉諸牽強；因貢法如朱子所言，「一夫受田五十畝，

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此固國家稅什之法絕非似，「井」字之田制已明矣。第三說較詳，而其言井田之制也亦易明。第四說則似由他制蟬蛻而出，非似制度之起源者。第五說則未免近諸武斷，吾人固不敢引以爲左証。簡言以上諸說，則第三說較爲可據。著者固信井田之制始自商人之助也。

井田制度考：

儒者對井田制度之議論，亦如論井田制度始自何代聚訟之紛紜，致後世學者亦莫衷孰是；爲學者所同意者，則惟“殷人七十而助”之制。如朱子所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除此制外，卽對吾人較近者周代之井田制度亦如羣盲評象，各異其說，今舉例以明之：

1. 「匠人爲溝洫，耜廣三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長達於川。」
2. 「遂人凡制野，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造。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3.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4. 「大司徒凡造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5.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三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12345註五）

此五種說法，互異其詞始則言匠人，繼則言遂人，再言大司徒，復則言小司徒；實則一制也，何其相異若此。若吾人讀其文，則其矛盾之處，亦可洞見，今試言之：

- 〔(a) 匠人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而遂人則謂十夫有溝，一此其矛盾者一。
- (b) 遂人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而下之地，則願萊廛畝或二百畝。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畝數互異，且者兼言廛萊，而後者則否；此其二。
- (c) 匠人遂人皆以夫爲單位，而大司徒則以家室之數制之；小司徒復稽家人之數而分願上中下地；其矛盾者三。
- (d) 孟子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而大司徒一易再易之地不止百畝。若以家爲單位，一夫或不及百畝矣。此其矛盾者四。（abcd註六）

井田制度既有如許矛盾現象，因其光怪陸離也遂使後學者如墜五里霧中而不得獲其真諦。於是學者執其某端則謂此則田制度，其執他端者則謂彼則井田制度，作者爲徹底了解之故，言周代制度于下：（註七）

- (1) 地官大司徒掌地域，封溝之制，
- (2) 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

- (3) 載師掌任土之法。
- (4)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 (5)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
- (6) 遂師經牧其田野。
- (7) 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
- (8) 冬官匠人爲溝洫。

以上八種官專爲司地而設，因其與井田制度有密切關係，故不憚冗，各言其所司如下：

- (1)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因其地之肥瘠，有易一易再易之別。實則此等地乃采地也，故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即與親王之關係不甚密切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故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兩歲一種，三易者土力益薄，率三歲而一種，實系更迭而種之法也。再易之地雖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之地雖二倍不易之地，而其實產，與百畝之獲實同也。

- (2)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

均土地者，意即使人民所得之地，因其人口與其地之肥瘠，而使其均平也。除此均土地職守之外，小司徒仍司『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責。即分土地爲可耕之地及可畜之地二種，可耕之田則爲井田，可畜

之地則爲牧養之區，如左傳所謂「其衍沃牧隰臯各相其地所宜」已。

可耕之地既劃而爲井，則井之制度究若何乎？故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若一夫給以田百畝，九夫是爲九百畝地每方一里。每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私田則包外。一井九百畝而爲九夫之田，則四井將爲三十六夫，而有三千六畝之田，是爲一邑地方二里。一邑有三十六夫則四邑將爲一百四十夫，而有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地方四里。一丘有一百四十四夫，則四丘將有五百七十六夫，而有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爲一地方八里。田至于甸方八里，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爲一成。甸又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田至于一成，則四成積爲四百井三千百夫則方二十里矣。于是爲縣，至于四縣則方四十里，于是爲都。于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爲一同。

(3)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胥六人，徒六人；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中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邊郊之地；以公色之田任甸地；以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載師之意，卽按地之廣狹，田之多寡，以授於民，故曰載師。載如焉，輕重畢載，苟不量其所載，則舟必溺。載如車焉，輕重皆任，苟不一其任，則車必折，故載師者實權土地多寡肥瘠之官。復因距王畿之近，及土地之性質，故別爲十一種田，因田之性而定其所任。復置士，府，史，胥，徒等官以司其事，蓋補載師之所不及也。

4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胥八人，徒

十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縣師之設蓋補載師之不足，其所司之範圍亦較週密。

5 「遂人中大夫二人(六遂之地，自遠郊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大都，)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指甸稍縣都而言，)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之元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吐，以田里安甦，以樂婚擾吐，以土官教吐稼穡，以興勸利吐，以時器勸吐，以疆予任吐(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以土均平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授民以田，其數相等，惟因地之肥瘠，故異其萊田之數，其所以餘夫亦如之者，蓋遂地在鄉之外，距較遠，因其赴愬有易難，恤察有詳略，故特示優厚於六遂。其在鄉則下夫一廛，惟言授田，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地中地下地皆言餘夫者蓋爲此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民既授田，故權溉之術，不可不備；既皆爲國家之田，而所授者復有定數，故引水之處必居兩夫田之間，水既無你我之分，而田亦可同時而溉，誠平允之舉也。故自一夫間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而通水於川也。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爲經畛涂道路，所以通道於畿也。廣深各二尺曰遂，言水自是而之他也。廣深倍遂曰溝，言十百相

交而水相往來也。廣深倍溝曰洫，言水相流通如人血脈也，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言衆水皆會乎此也。至於川則築衆流而無所不通，宜至於海矣。通水以此，則早有所資，而水亦無浸淫之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澮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以此；則車與徒無所往而不達矣。

此種法制，誠慎密周詳，民既可灌溉其田，復可免旱澇之虞。仍可藉徑，畛，涂，道，路，之制而利便其交通，更可因遂溝澮澮之劃界而除民侵佔他人私田之野心；故其爲功不惟利田，且可固田也。

(6)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師司井牧田野之責，辦其田之可耕之，野之可畜者，則牧之，故曰：「經牧其田野，」辦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其職守既重而且微，故其人數視遂人反爲增多，以防其忽略之弊也。

(7) 「夏官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即王稅其一之意）惟加田無國征（凡爲臣者有功，既賞以地，又有加賜之田，凡一切之國征及賦稅皆免，所以報其厚功也）。」

(8) 「冬官考工記，匠人有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隤，田首謂之遂，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匠人攻木之工，主製宮室，凡城門堂室道涂皆屬之，而溝涂亦是分畫地勢。其事相類，故兼爲焉。古者耕種在隤上，而水流乎隤中，一耦之所伐（發也）者其土廣深各一尺，名之曰隤，而爲田間流水之道；又於田首倍其數，而廣深各二尺名之曰遂，遂之爲言水所直達也，廣深不倍，欲水直達不可得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九夫而爲一井，一井之間又信乎遂，廣深各四尺，以容乎遂中之水者其名曰溝，溝之爲言，十百相交也；惟其衆遂之所通則十百相交之形矣，九夫爲井一里也，四井爲邑二里也，四邑爲丘六里也，四丘爲甸八里也，於八里之旁加一里是爲一成之田。積至於成，則出長穀一乘，井田之法始成，故名曰成，成間之廣深四尺者名曰洫，洫之爲言，謂水之血脈至是通利而無壅也。四甸爲縣，四十里也。四縣爲都八十里也。旁加二十里是爲一同，一同之中積百井九百夫之地，言至是而大同也，故名曰同，同間之廣二尋深二仞者名曰澮，澮之爲言也八尺曰尋，七尺曰仞，廣而且深，水所趨焉，因以會名之，故曰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觀上之文，可知周時之井田制度，已甚繁雜而不易明，但吾人可總括其制度之綱要如下；

- (1) 此制度最重要之點，即「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因井田之設，故始有邑，丘，甸，縣，都之制，故周代之天下，殆基於井田之制度也
- (2) 既有井田之制，則灌溉之術不可不精，否則必有田地不均之爭；況田畝毗連，則他家之田將闢而爲行人之路，已闢甲田，則甲之私田將不及百畝；闢乙田則乙田亦難持其平，故交通之術亦不可不備否則民將終日爭訟而無寧日矣，故其制云，「凡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溝，洫，澮，者自民得自由灌溉而治野，無所

爭之水制也。徑，畛，涂，道，路，者，便耕耨利行人之通制也。故旱澇之年，民無所畏，收穫之秋，運輸甚易；且可塞爭端。復可防未然，誠未雨綢繆之善政也。

- (3) 灌溉既有遂溝洫澮，固爲善舉，但制度者與民守約之物也，倘民若易其長短寬狹，則訟仍依不可免，故無規矩方圓之制，民猶可舞弊，因之除定其徑寸別外無善策，故言「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如此其深廣既有定制，則弊無由而生；弊既無由而生則爭端塞矣。

以上三點，誠井田制度之精髓，亦即周朝享國最久之隱由；但吾人所欲知者，授田之制，何時而受何時而歸；豈受其父傳諸其子歟。抑父老而歸其田于國家乎？故其制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觀此數語，吾人即可知受歸之制。民年七十則弗能爲農，國家實當養之，故言『七十以上，上所養也。』但人非生而知之，農事亦須就學，故曰「十二以上，上所強也。」意即十二歲以上之人，即有就學之能力，若其不學，上可強令其就學也。但人之職業亦難強同，豈能強天下之人盡爲農乎？否則受田之制，將若何乎？易言之士工商將如何而受之田歟？若計人而受田百畝，則農，上田爲農，士工商却可各兼二事，此復失于徧也；故制有曰「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體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厚。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由此觀之，士工商與農夫所受之田迥異。士工商五口

始當農夫一人，此則公允之制也。

按上制之所言，吾人已知授田之法則，但其尺度究若何乎？考司馬法有言『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故吾人即知九萬步而爲一井。每步六尺，九萬步則有五十四萬尺；故一井之面積實即五十四萬尺也。

III 井田之廢

井田之廢，始自商鞅，但其廢於何年，亦有異說。有謂「周顯王十九年（即秦孝公十三年）秦始廢井田開註阡陌」但「史記秦本紀季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故觀上文，井田之廢實在秦孝公十二年或十三年之間，後世學者有記其事者如下：

「秦孝公任商鞅，不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懇，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註九）有謂

「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衛鞅築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註十）

觀上之文，吾人實知井田之廢始於秦孝公十二年或十三年元間也。

IV 井田制之復興：

井田既廢，歷西漢而不得復，至孺子嬰初始二年王莽始復井田按初始二年即莽始建國元年。讀書食貨志曰「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或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更緣爲姦天下警警言然陷刑者衆。」 又謂

「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帥公侯卿奉皇太后璽轂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大赧天下。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坏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三者爲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動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到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

復井田後之狀況：

「傳始建國四年，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失。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恐，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井田之蟬蛻

(一)授田

新恭伏誅，井田制亦隨之而滅，終有漢之世，未聞有倡議者，及三國則戰爭瀕仍，禍亂無已，其制益不可行，晉既我魏，復併天下，分裂之局，復趨於一故晉武行授田之制，其制若何，試言於下：

「晉武平吳以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子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又限公田及品官占田」。 (註十一)

「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四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丁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 (註十二)

(二)均田：

授田制既行，且久趨於廢弛，故北魏孝文帝復有均田制之行，其制如下：

「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詔均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

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分田於分，雖盈設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時，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會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麻田四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癡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癡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時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家：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因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舊者坐如『律』。(註十三)

以上二者，雖異于井田之制，然系由井田蟬蛻而出則甚明也。因其本文人所講詳而易解，故不贅述。但吾人實不能謂二者即井田制度也。劉大鈞先生云「均田之法，許民買賣，雖立永業，口分之制，限其畝數，已非井田之本意。所謂授田，不過官取荒閑無主之田，以授浮民耳。……均田之法，不過立一準則，因田之在民間者而並之，復略師井田之意，以草萊新闢及荒閑無主之田，分授無田之人而已。後世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田官授田者，史不絕書，皆此意也。」（註十四）

結論：

綜視以上井田制度，始於殷而盛於周，廢於秦而復於莽；因人民之遞增也，故各難得其均；因官吏之譸張也，故民人轉於壑。以有限開闢之土地，適無限生殖之人民，故其制難于復古也。然太古之世，人民少而土地廣，其制之行也故人民安之；後世土地少而生殖繁，故其制之行也，人民患之。生養之勢易，非制度之不善也。

或謂井田制度，近于蘇維埃之布魯什維克主義，誠闢於主義牽強之論也。蓋井田制度，雖人各受田，然王公則各有采邑，且可免國征與戶役，其不公也孰甚。去『人各食力』『不工作不食』之布魯什維克主義何止霄壤，固無論望其項背也。

本文參考書

1.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
2. 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四十一卷田制部
3. 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國古代田制研究』（劉大鈞先生著）
4. 孟子微 康有為撰卷五
5. 周禮卷二十

6. 孟子注疏解經，卷五五上第九頁

7. 皇清經解第三十九種，周官錄，田考，一頁。

作者附言：此篇係前一年半之舊作，原爲自己參考之用，無意發表，承稿債繁急，今「權且」用之聊以塞責，知讀者固難免「東抄西抹」之譏也。

一九二九，一，四日重讀後

註一： 見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第四十一卷 制部彙考一之一頁

註二： 同上

註三： 同上， 見杜佑通典

註四： 見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第二頁。康有爲撰

註五： 見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國古代田制研究」劉大鈞作，或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一卷（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上海圖書集成局遼武英殿聚珍版校印）

1. 第二頁 第一面 第四行

2. 第一頁 第二面 第末行

3. 第三頁 第二面 第三行

4. 得三頁 第二面 第一行

5. 第三頁 第二面 第五行

註六： 見劉大鈞作「中國古代田制研究」清華學報三卷一期。

註七：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第四十一卷第三頁第二面三行

註八： 見通鑑綱目

註九： 見杜佑通典

註十： 見通鑑綱目

註十一：見文獻通考卷二第二冊第一頁第一面

註十二：見圖書集成

註十三：見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四十二卷

註十四：見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國古代田制研究」

安東縣之經濟概況

鄭林莊

(壹) 安東縣之沿革及地理

(甲) 沿革 欲明安東縣之經濟概況，先宜考其所以能於此三十來由一荒漠之森林而成爲奉天省東南之第一要鎮之沿革。安東初名河子，又名沙河鎮。三十年前，乃一茫漠之荒野，絕無人烟。然爲包藏鴨綠江上游許多利源之沃地也。故清同治十三年（西歷一八四四年）遣奉天總督龍氏，於該處招農夫，勵工商，敷設縣治，名之東縣；於是漸見殷盛。中日戰後，遂入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及清光二十九年（西歷一九八六年）依照中美續議通行船條約，開作通商岸。從通商以來，貿易極盛。近來由內地遷來者，日益增多，市街益擴大，而日本復在該處設關東廳，將南部極力經營不遺餘力，今儼然一大市區矣。

(乙) 地理 安東爲奉天東南之縣治，屬東邊道。東臨鴨綠江，朝鮮之新義州隔江相對峙；北界九連城，南望大東溝，西北一帶，嶺重重疊疊，與本溪湖，鳳凰城諸要鎮相依附。全縣之面積，尙無計，蓋其縣界尙未劃分清楚。有謂南之三道浪北之九連城西之劈柴

溝等俱入安東縣治，但又有謂不然者，復加以官廳之敷衍從事，精確之統計，至今尚付闕如。茲爲明顯起，就市內之商業情形及製圖如下：（見後頁）

照本圖之分區法，本屬勉強。此不過就各地段中各業之佔多寡而區分之。茲再就各地段之概觀，列之於下：

（一）地勢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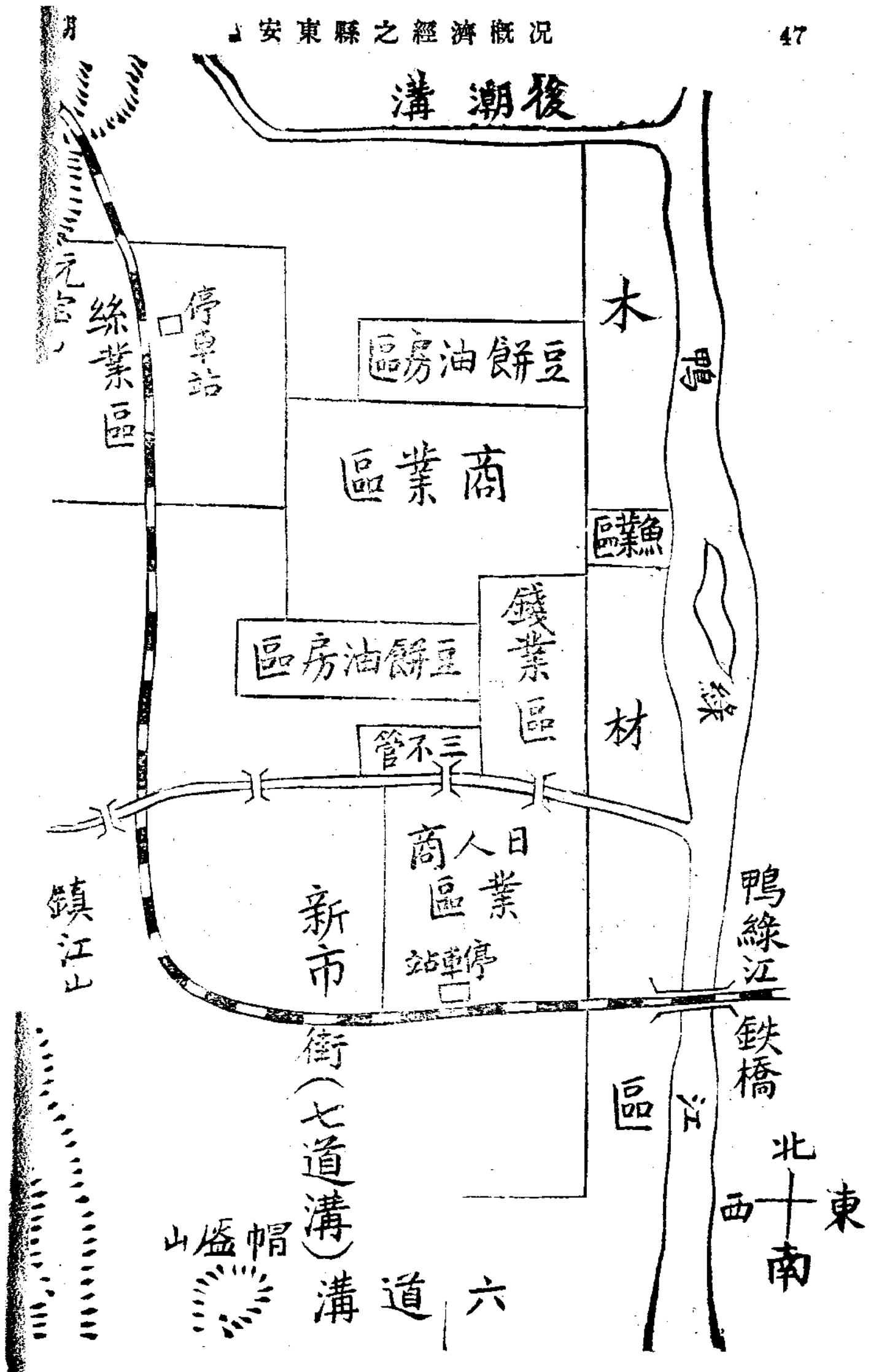
（1）元寶山 該山獨峙於沙河鎮車站之西北，其形如元寶（馬蹄銀）之倒置，故名之。高五百九十呎，登臨其巔，全市在

（2）鎮江山 該山在日本市區內，與元寶山南北遙對，高度與元寶山約等，日本於該處設公園，立表忠碑以紀念日俄陣亡戰士

（3）鴨綠江 源出于長白系之白頭山南麓，西南流于奉天與朝鮮之中間，爲中韓之天然分界。由水源至安東縣約長五百哩。江廣狹，隨地而異。此江之西南岸屬我國領土，其東北岸則屬日本。夏季雨量過多時，最易泛濫成災，安東縣年來所受損失，實不少也

（4）鴨綠江鐵橋 該橋爲日人所築，與安奉廣軌鐵路同時竣工，足爲聯絡中韓交通之唯一要道也。日人于橋上設稅卡，置重入韓境之貨物，俱須呈驗納稅，而由韓運至中國境內之貨物則自由。橋梁共十一節，中間之一節，能自由開關，于每日正午二時至一時半爲開橋時間，以便大航船之駛行。

（5）南滿鐵路 則安奉線之一段。由市之北，穿丁香山而經舊市街（則中國地之謂）至新市街（則非正式之日本租界）折而東行，越鴨綠江鐵橋，直駛朝鮮。市內設停車站二：一在市街，曰沙河鎮車站，一在新市街，曰安東縣驛。二者相較，沙河鎮車站不若安東縣驛遠甚矣。故市內旅客俱舍沙河鎮車站



就安東縣驛，則運輸貨物亦因新市街之道路平坦易行，多由縣驛裝卸。

(二)市街概觀 市街有新舊之別。舊市街即沙河鎮，亦當地所謂中國地也。地位全市之北方，在沙河流入鴨綠江之口。新市街(則日本地)當日俄戰爭時，爲日軍政官所開闢。後由居留之人，繼續經營，至今屋瓦櫛比，商業殷繁，爲中日韓貿易之市街。街衢井然：主路縱橫十餘條，尙有許多小道貫穿其間，周圍溝渠，並築堤以防江水之溢，我國市政真望塵勿及也。市內最盛之區：舊市街有財神廟街，中富街，前後聚寶街等。此間商賈立，則市內居民亦以此處爲熱鬧地段，新市街則以太和橋街及場通爲最。新舊市街之界限，則以中日合修之四道橋爲準。但來日人野心勃勃，時有向前發展彼等之舉動。第四道橋以北之地近於荒僻，我國當局不加十分注意，故遷移界碑，更屬易舉。惟近年來我國當局已不若以前之疏忽矣。於民國十五年，曾因越地界事，兩方當局有一番之交涉與衝突。後潮溝在舊市街後，地勢甚低，每次水災受禍最烈，故當局極力整頓，商仍無起色。年來於該地所設之營業，除數十木材商以外，少有其他種營業，蓋江水爲災，市面不振，設賈於此，不啻自招其咎，木材商則適足利用其地之低凹，便以撈取由上江流下之木筏，多設其工廠於此。但若水災過猛，亦常將內木料漂失，然所損失，則不若其他營業之易而巨矣。六道溝在新市街之後，居本勢力範圍之下。除太倉組製材廠(日人獨資經營)丹華火柴公司及採木公司(中日合辦)之貯木地位於該處外，商業尙不如後潮之興旺。沿鴨綠江岸一帶，爲輪船碼頭之中心，安東海關即設

此。滿鐵貯灰所，大倉組製材廠與採木公司之大貯木池以及滿鐵貯木池前後相毗連，其他之木廠油房及大小堆棧，亦多設於沿江一帶，以便小輪船與航船之裝卸。故百貨麇集，為市內貨物集散之中心。鎮日擻擻攘攘車馬往來不絕。

貳 安東縣之交通狀況

安東縣之交通頗佔地勢之優越之便宜。自安奉鐵路開駛，鴨綠江鐵橋造成之後，北通瀋陽，南達朝鮮內地。復加以海運同時發達，三道浪登大汽船，可航於渤海黃海間，直通大連天津烟台龍口青島海等處，交通尚稱便利。茲分為鐵路水運及內地交通三節詳論之。

(甲)鐵路 貫穿市內鐵路 祇為安奉鐵路。

(一)沿革 今之安奉鐵路初為日俄戰爭時，日本急設之軍用輕便鐵路，行程殆需二日。嗣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依照中日所訂之滿洲後條約，於清宣統元年八月至三年十月之間（西歷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亦明治四十二年及四十四年），改築廣軌鐵路。當議定自開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期。到期請第三國評价人一人，將該路種建築財產評价，由中國出資買回，惟民四中日交涉後，又延長其期為九十九年。但民四中日交涉之二十一條，已經我國否認，九十九年之延期當然作為無效，惟迄今十五之期限已過，日人仍極力經營而我國尚無收回之能力，良可嘆也。當築成之時，適值朝鮮日總督府所管轄下之鴨綠江鐵橋亦竣工，於是安奉線遂與橫亘朝鮮之釜義線（釜山至新義州）相連。至此歐亞大陸之要道，始名實相符焉。

(二)行程 自安東縣驛至瀋陽滿鐵車站，鐵路共長一七一。四里。車費頭等日金十一元三角，二等七元二角五分，三等四元五分。每日開大票客車三次，直通瀋陽釜山間，全行程約須三十小時。瀋陽

安東間，即需時八時至十時。近復每週駛行一次鮮滿特別快車，自東至瀋陽僅需時六小時許。近來南滿會社，經營不遺餘力，則普通車之三等亦有寢台飯車之設備，索價甚廉，寢台上層日金一元，中一元五毛，下層二元，飯食則每餐一元五毛，而沿路各要站，亦有鐵路案內之小販，兜售食物。此鐵路由安東經沙河鎮，五龍背，鳳城，通達堡，下馬塘，本溪湖等十餘站而達瀋陽，故沿路向東輸運貨物與出產，皆集於安東縣而後分散。

(乙)水運

(一)鴨綠江通航區域 由帽兒山至安東縣，約二百七十裡，爲上帆船通行之區域。江水由此向西南流，匯合奉天朝鮮諸水，河面廣，可通行汽船，惟通海之大汽船僅能駛至距安東市三十里之三浪頭。旅客及運輸貨物，俱感不便。由安東上溯百七十裡間，於平時，可通載重十四五噸之沙船，再行上溯至帽兒山約百裡，只可通載重六七噸之沙船，但流木流筏等，隨時隨處。可自由紳縮其堆積，廣狹自然不同。自安東以下，雖河面漸廣，惟河底沙泥淤積，較大汽船，則不易駛行，且河底沙泥時隨潮水之起後而變更高低之地位，若非有經驗與諳悉蘊底之船家，不敢輕意航行。沿朝鮮之江岸則絕對能駛行，蓋江水甚淺，潮退時則露出一片黃沙矣。

(二)海上交通 安東縣之海上交通甚不方便，在上文已稍爲言及，茲再申言之。安東縣之航線有三：一通遼東半島至天津，一通東半島到煙台青島龍口等處，一通上海。市內共有輪船公司三家：政記公司，大連汽船株式會社及怡隆洋行。政記公司爲中國商人集團所經營之唯一中國輪船公司，近幾年來發展甚速，於大連天津煙台等處俱設有分公司，現已有數百噸至千餘噸之汽船十餘艘，航行於渤海及

海間矣。大連汽船株式會社爲日人侵略奉天海權所設之輪船公司。行在大連，于安東設分行。攔斷安東大連間之航路，他公司不容染指也。怡隆洋行爲英人所設，不過一代理怡和洋行及太古洋行之一經耳。其航路只限於安東上海間，且每年所來之船隻，俱爲破壞不堪之貨船，復加以近年政記公司及大連汽船會社之振作，故營業一落千丈，已不能與人相頡頏矣。三道浪爲上下碼頭，距安東市三十華里，水陸俱可通。但旱路崎嶇難行，且中間互以無數之小支流，車馬駛行，殊感不便。水路稍較便利，小汽船只需時一小時則可由安東市達三道浪。惟市內除三輪船公司購置小汽船數艘自用外，並無出貨或載客之汽船，故來往多用帆船。由安東市內至三道浪于順流時需三小時，若遇逆流則行半日尙不可達。與近處沿海各埠之交通則有每日駛行之江上小火輪，與大東溝及孤山相聯絡。

安東之江海交通每年祇能駛行六七個月，於十一月時，江水結冰，須待來春三月底，方能溶化，俗謂之開河。此五個月間，無隻船來往。於冰凍時，江面上可行雪船（俗曰扒橈），能載輕便貨物及旅客。

（丙）內地交通

（一）市內與近郊之交通 安東地面，除臨江一面外，並不十分平坦，交通亦不十分方便。與近郊之交通可由三大道達之。一在市之北，由後潮溝穿東坎子至九連城。一在市之西，由八道溝起，繞元寶山，饅頭峯至劈柴溝及哈嘆塘。一在市之南，則聯絡安東與三道浪之大道也。此三大道不過爲主要幹線，其餘支線尙多。交通之具，並非各大邑所最通行之長途汽車，乃蠢笨之大車也。安東雖爲一繁華縣治，但因市內街衢不修，不宜於汽車之駕馳，故汽車事業，甚不發

達。竟遍全市，幾不可見一汽車行。大車形似平津間鄉下之轎車，以數匹至十數匹驢或馬曳之。叮叮咚咚唧唧哦哦，若有數輛大車經過，其吵鬧不亞於熱鬧都市之電車。此種大車之車輪，爲鐵圈木心配合而成，輪之寬幅甚狹，駛行時，最易陷入土中，輾成溝道，馬路因之受害不淺。近來市內重建馬路興工，縣公署已有禁止大車入市之明令。

(二)市內之交通

(a)街衢 市內街衢，於上之已有論到。惟只偏重於新市街方面，對於舊市街則多忽略。舊市街屬中國官廳管轄，路政之腐敗，早於各地。若以「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形容詞加之安東，則更爲用得其所。此等市街，實等於爛泥坑。祇將爛土略爲鏟平，則謂之曰馬路。故雨時成爲泥湯，晴時經烈日之曝炙，分成細末。風來也，則四處飛揚，而全市盡罩在黃紗障裡矣。市內之交通，全賴街衢之修整，此人所共知也。故安東縣負責官員於前六年，曾作修理馬路之提議，經過幾度之波折，始克興工。此所謂修理馬路者實重建也。前有之舊馬路，完全失其效用。故重建之費用，爲數甚巨。安東雖興旺富庶，若無相當籌款之法，所需費用亦不易坐得。經官廳聯合商會及銀行界會議，會議結果爲先由東邊實業銀行發行市政募債券，政府則從旁幫忙，使市內各商店舖戶平均攤勻，興工時，再由商會所抽得之稅捐抽出一部分，予以資助。復設市政公所，負監督指導之責。修理之法，乃依舊有路線，加以碎石，摻以沙泥，用壓路機輾平之。路之兩旁則築溝渠，於其下復修水管，以便市內之污穢，可由此流入江中，隨江流分散。修築之原料，以石爲大宗。可幸在市之北，有平頂山一，公產也。山左多石，故所用碎石，可賴此山之供給。築路之工人，則分兩種：其需技術技能者，如砌石，接水管，壓路等，皆由市政所召雇

工人建築之。其工資每日自小銀元四毛至八毛或一元不等。其餘不技術技能之工作，如抬土抬石，掘坑鋪路石等，則由警察廳選犯罪輕之壯年罪犯，沿路工作。成羣結隊，足穿鐵鍊，俱在警察監視之，故不能私逃。自民國十三年起，開始興工。以市街之重要，定動之先後，至今竣工者有前後聚賢街，中富街，財神廟街，廣濟街，隆街後半段等六街。今年暑假，余至安東，見正修理由市內通海關頭之官電街。此街實為市內運輸之最要路線。市內一切貨物之欲經關查驗而出口者，及其他入口之貨物，此為其必經之路也。舊有馬路，雖不如古代遺城之街道之狹窄，然亦非寬闊，常有二車不能並行，且又有街頭寬，街尾窄者，故在修築新路中，開闢街幅及劃一街，實為不可忽略之事也。市政所對於此亦甚注意，曾有諭令指定在地段內之臨街房屋，若遇拆毀或重建時須向後縮入三尺至五尺。現竣工之馬路，平均街幅，連兩旁之行人道，共寬三丈餘或四丈，其形視各地段之情形與舊馬路之形式而定。及馬路修成後，其應注意事，為改良市內交通器具，此容後節論之。

(b)器具 交通器具，載乘客者有馬車與洋車（當地人稱之曰小車），汽車則屬罕見；載貨運物者有平車及小車。考此數種車輛之車，除洋車為橡皮輪外，餘皆為鐵圈之細狹木輪。馳行路上，最易壓溝道，馬路因此受害不淺，故余在上節之末謂欲求市內馬路整齊，須改良交通器具。改良法甚多，其最簡單容易者，當以限定載重與定標準車輪寬幅。車價並不十分高昂，普通乘四人之廠篷馬車每輛十華里，需車資當地通用小銀行二元左右，洋車則比較索價稍貴。平車則視其載重及所經過地段之形勢而異其車價。市當局對於市內車輛之監查，有一事應為之記載，則於每歲春秋兩季，當局對市內車輛

有一度之大檢驗。屆時於元寶山下之大廣場，羅列車輛，經當局特官員一一檢查，視是否納捐，是否尚須修理或須停止使用等。此動，余只在安東見之。

郵電機關爲市內交通所不可缺乏之要具也。安東市內之郵電機有中日之分。中國之機關，除郵政局差強人意外，其餘如電報局，燈公司等，皆不堪聞問。日本方面，則澹淡經營，更於中國地界內信筒電桿，大有侵略之野心。至於自來水之供給，中國更無暇顧及此乃市政問題，在此無庸論及。

(叁) 安東縣之出產及工商業

(甲)出產 安東縣出產，當以荳餅木材及絲爲大宗。全縣之收實賴於此。荳餅之原料爲黃荳，多由內地及附近隣縣採集而來，每之消浩在數十萬石。經製成荳餅後，運往地埠，或作肥料，或作料。木材則來自長白山，順鴨綠江流下，由木商收集，販與製材廠，鋸成板片或灰條，然後發往他處。絲業則在當地紡績竣事，然後赴各地。內地之小土產物，則有岫巖製作品及撫順之石炭製作品。安東西北六十里處，產蠟石，土人用以製成花瓶，茶器，煙斗，文房四寶等，甚爲雅觀。以撫順煤炭所製成之花瓶，筆筒，偶像，煙盒等，亦甚足供玩賞。其他如絹綉，翡翠製作品，葡萄藤製之手杖及六神丸等亦爲著名之土產物也。

(乙)工業 安東縣之工業，實較商業發達。因水運交通不便，工業遂至無形受制，而該地爲天然之沃土，出產獨富，復兼收鴨綠江之水利，故工業十分發達。考縣內之工業，可分爲下列數種：

(一)製材廠 則將原木用機械鋸成木板之工廠也。全縣計廿餘家，其中祇有一家爲中國商人開辦，曰雙興製材廠，其餘皆屬之日

。其中規模最大者，首推日本之大倉組製材廠。該廠出品佔全縣之百分之七。我國之雙興製材廠，資本甚少，且陷於孤立，不易與人競爭。近來全縣製材事業完全為日人所壟斷矣。此製材廠所雇工人多寡不等，而其主要者，不外以下數類：

- (a) 機器師 管理廠內機器；
- (b) 管理師 開閉蒸汽(全縣工廠皆用蒸汽)；
- (c) 銼鋸師 管理銼銳及修理鋸片；
- (d) 鋸工 管理鋸木成板之事；
- (e) 小工 管理苦工。

(二) 荳餅油房 縣內之荳餅油房亦不下十餘家，俱為中國商，實足慶幸也。所謂荳餅者，為將黃豆壓成圓形之餅也，每塊約重十斤。其功用可作肥料及喂牲口。所出荳油為其副業，因黃豆經重之壓榨，所含脂油，自可提鍊。此種工業，非應用重大壓力，不易將黃豆壓成餅塊，故縣內之荳餅油房俱設蒸汽機。

(三) 絲房 安東產絲雖多，其質則不若江浙所產之精良。因養之法不同也。安東之蠶為山蠶，小如人之手指，蟬蛻後，即放之桑欄，任其自由採食及作繭，故所吐絲粗而黃。江浙者為家蠶，故產絲白而細。全縣業此業之資本較大者有廿三四家。吐絲季後常日夜開工，紡績成絲發往地埠。

(四) 火柴公司 全縣僅有火柴公司一家，則丹華火柴公司也，天津總行設分工廠於安東，因採木便利故也。該工廠祇做鋸火柴桿及火柴盒之工作。工作完竣，則運往天津，此為該公司之私業，與全縣經濟不發生多大影響。

(五) 鑛業 八道溝一帶之工業，以鑛業最盛，該處多山，出花

石。土人多於山坡，建火窯，燒煉石灰及磚瓦，並掘發石塊，以應市內建築之用。製煉之法，仍墨守舊章，毫無改良。

(六)染房 染房亦為舊式工業之一種，染術雖不高明，而染房佈滿全縣。

(七)胰子廠 中華製胰廠為中國人經營之胰子廠，每年出品，不在少數。積十餘年研究之心得，所造肥皂日見進步，若不為資本所限，前途遠大，未可限量也。

(丙)商業 安東商業全賴工業興盛為之支持，故其業只在不進不退之地位，比較而言，夏秋二季勝於冬春，因當夏秋之時，上江木筏隨流放下，上江之木把（則伐木之工人及商人），亦隨其木筏而下。此輩雖操苦役，然多富翁。及至安東，則盡力揮霍，以消在上江所受之苦勞，安東之商業，遂因之而提高。及冬春之時，又須返上江，作伐木之工，安東商業則專賴市民之支持，故營業大不如前，市面亦頓形蕭條，其商業之種類，約如下：

(一)綢緞莊 安東商業之最興盛者，首推綢緞莊，推其故不外因市民時與外人接觸，漸染奢侈風，對於衣飾，更極力做，以致市內十餘間之大綢緞莊內，日日顧客盈門，生意興隆。

(二)靴鞋莊 靴鞋莊尤綢緞莊，俱為迎合市民心理之商業也，全市內之靴鞋莊，可四五十家。

(三)糧棧 糧棧供給民食之重要商業也。市內糧棧之大宗買賣，當以黃荳為主，其次如黍米，小麥，包米麵，麵粉，大米等亦不在少數。

(四)錢莊 錢莊在安東金融界，佔有一部分之勢力，其主要營業為兌換銀兩，劃匯款項及代存代放，此等錢莊與內地及山東省各府

皆有聯絡。市內之居民，多來自山東及內地，故年中所獲餘利，由錢莊匯回家中。此種營業，年中獲利，以營業之大小比較言之，有過於大規模之銀行。其故於除作銀行之存放匯兌之有利營業外，可由小本兌換得利。一刹那之錢價漲落，則可坐獲漁翁之利矣。

(五)銀行 安東市內之銀行共有七家。在舊市街內有中國銀行，東三省官銀號，東邊實業銀行，華勝銀號及安東地方儲蓄會，在市街內有朝鮮銀行及正金銀行。照市內商業情形視之，東邊實業銀之營業最巨，因其為當地人所設立，且諳當地情形，故商人多喜就。中國銀行及東三省官銀號之營業，多重於官家方面。華勝銀號及東地方儲蓄會屬小規模者也。朝鮮銀行及正金銀行為日本金融機關，市內一切日金賬目及交易，俱由二銀行經過。

(六)漁業 安東在鴨綠右岸，去海亦不遠，故漁業甚盛。大蝦黃花魚為海產之最大宗者。普通每小銀元一毛可買大蝦四隻，黃花二斤。

(七)雜貨舖 雜貨舖則小本經營也，專售日常用品，全縣之無處無之。其中多有兼售切麵及饅頭者。

余今年暑假至安東，據調查結果，得悉今年安東之工商業，殊不以前。木材較去歲少五百張木筏，黃荳較去歲少二萬餘石；大小商之倒閉者百餘家。推其原因，不外如次：

(一)鴨綠江水每隔二三年，必泛濫一次，市內所受損失，為數至未及恢復，以致精疲力盡，不易支持。對於防禦江水為禍之事，市民曾有築堤之舉，但所用工程師不良，不悉江水之潮流形勢，祇一堆土為堤，沿江岸築成。及江水暴漲，來勢猛烈，冲破土堤，須與全縣盡成澤國。且江水入市後，水勢變慢，四圍有高堤攔阻，故更

較無堤時不易流出。此種工程師，有害公益，本應懲以法律；但背有某有權有勢之官員，爲之作後援，故公民敢怒而不敢言。

(二) 安東人口太少，不能有過額之工商業。前十年間，安東工商業，盛極一時，乘機而起，大有民九滬上之交易所之勃興然。知安東人口太少(則消費者)，以致供過於求。於是營業一落千丈，商店紛紛倒閉矣。

(四) 餘論

在餘論中，余欲提出二事以告讀者：

(甲) 安東縣民之生活狀況 民食以黍米及包米麵(即棒子麵)主。市內商店間有食大米及麵粉者，但不常見。菜食則以菜蔬及豬爲多。郊外之農屋，多用磚石及芳草建成。市內之房屋，則多高樓大廈，極輝煌燦爛之能事。

(乙) 縣中所用貨幣至雜，普通通行者有小銀元及金票二種，金票近已拒絕使用矣。大洋則用於外埠貿易。小銀元則廣東及上海所製雙毫銀幣，平常約十一毛左右可換大洋一元，金票則日本鈔票，物價多定二價；一爲小銀元，一爲日金，故中日交易時，遂發生「你們(日金價)，我們錢(小銀元價)」之笑柄。

其餘如縣內煙館娼寮之多及三不管與城隍廟後一帶之罪惡區，社會問題，在此篇則不提矣。

中國農業問題

講演者 虞振鏞

筆述者 李獻琛

討論農業問題就是討論吃飯問題，吃飯問題有繼續性，所以農業問題直到將來也有討論的價值與研究的必要，這就是今天與諸君研究論中國農業問題的動機。

現在我們先看看中國大多數的食糧是什麼。大概說來。淮河以南食米，黃河以北食玉米和小米，而東三省則食高粱米。我們底食糧區的分配是如此，再看看我們底大宗食糧出入口的狀況如何可列表如：

入口：

年分	物品	海關兩	百分數
1915	米	25,336,358	100%
1925	米	61,041,505	241%
1915	小麥	10,338	100%
1925	小麥	2,684,747	268%
1915	麵粉	795,137	100%
1925	麵粉	14,904,833	1875%
1915	糖	29,852,721	100%
1925	糖	89,826,649	309%

出口：

1915	米	73,554	100%
1925	米	209,736	289%

1915	小麥	4,061,588	100%
1925	小麥	824,829	22 %
1915	麵粉	994,756	100%
1925	麵粉	645,032	68 %

由上表來看，中國雖是地大物博的國家，但食糧多購自外國，這一定會有原故。我國以農立國，即外人也稱我們為農業國家；一畝之中總有八十人是種地的農人，然而以八十人底生產去養二十人還不够，現象是多麼壞！非想辦法不可。我們現在無防討論討論究竟爲了什麼原故。

(一)人口分配不均

人皆云我國糧食不足用，乃因人口過多，其實不然。中山先生曾說道：『我國人口不但不算多，而且嫌少。』人口既不多，爲何糧食不足用？大原因就是因人口分配之不均。若以全國之土地，及全國之人民平均計算，每方里平均一百人，並不見得人口過多。不過按現在情形來說我國人口並不是這樣的分配；多的地方過多，少的地方太少，參看下表即可明白：

省分	每方里平均人口
江蘇	875
河南	453
雲南	67
滿州	60
甘肅	47
西藏	5
新疆	4

蒙古

人口分配如此的不均，土地多的地方人少，則出產不多僅僅足用，人多的地方土地又少，所出產的於是就不足養人口了。人口之所以分配不均者要有二大原因：（一）工業發達的關係，如同在英國，鄉下的才力不如城市，因為城市工業發達，易于謀生，工資較善，所以鄉下人都爭先恐後的往城裏跑：因之城市人多而鄉間人少。鄉間人既減少，不但經濟學裡所謂之集約經營談不到，即粗放經營也直接受了影響，結果農產物就不足用了。因我國工業沒十分發達，這種情形還沒強烈的感覺到。我國人口分配之不均，大半由于（二）家族觀念之所致。我國家族觀念最深，由中國底一句俗話：『故土難離』就可想而知了。

（二）由于『故土難離』，土地的用途不經濟，就演成了食糧的缺乏。比方，一家兩口種六十畝田，出產尚可敷衍。若生二子。娶親析居，各種三十畝，所收則有不敷之虞，若再分分不已，就得糴糧而生了。更沒有餘糧拿到市上去供給其餘的二十人，城市的人就須向外國購買，所以中國食糧的入口年多一年。你看可惜不可惜？況且生人作屋，死人造墳（中國南部墳塋制度更不經濟）都要佔土地，可供生產之農地因之漸漸減少。人口多而農地少，產業不能發展，所以只有鬧窮。鬧窮的國家就演成以下的結果：（一）一個人自己不能養自己，就不配生存，推而大之國家亦然。一國食糧不足須向外購買，則無形中受經濟的壓迫，經濟的壓迫比砲艦的侵略還要利害些，所以現今各大強國由砲艦政策演進到經濟侵略政策也就是這個原故。（二）食糧不足的國家不足言戰。食糧既感不足，有財即用于購糧之一途，焉有餘資以置武器：況一旦釁開，來個海口封鎖，就更沒辦法了。歐戰海口封鎖。德國食糧頗感不足，甚至公園均闢為農田耕種。英日以工去買他國糧食，

還有利害海軍去保護呢。(三)食糧不足的國家乃寄生國，不但與世界人類社會均無益，就是寄生國底本身也得不着便利和好處，處處仰人底鼻息。比如中國用的米，大半來自暹羅或南洋羣島，如暹米不來，馬上就受影響。

以上所說種種問題不但是我們的問題，也是我們子孫的問題，關係來世也是很大的。現在我們並不是只說幾句輕言堂煌的話就算完事，也並不只是唱高調，就可有補於事實的。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就如失火一般，並不是只願想失火的原因，乃是想法子先把火撲滅以求急。救急的方法有三：

- (I) 增加全國底農產
- (II) 利用農業副產
- (III) 減少農產損失

欲施行以上三法，使之達到目的，須注意以下的問題：

(一) 農工問題

只就中國農工現狀來說，農工底產力，與前一樣，毫未增加；但是工資確比從增加了幾倍。比如從前一個工拿二十元，能耕種二畝地，現在呢，雖然還是能耕二畝地，而工資確三倍於前，就需六十元，不然就不夠養生的。工資增加，產力如常或較少，農產價值勢必提高，當急圖補救之法。就現在情形來論，工資又勢在必增，故非增農工生產力不可。

(二) 工業農業之競爭

工業發達，工廠增加，因之農工常欲脫離鄉村農業生活，去到城市求工業工作，結果鄉村農工減少。從前每工耕作二畝田，現在因人工之減少，每人須耕作四畝。如果現在農工真比從前之生產力增加一

，則人工雖少，亦不受此競爭之影響；但事實上不然，故農人不得利用機器以代人工。

(三) 農村教育問題

先前集中在大學教育，現在仍然如此，三三制的教育頒布這種章程的時候，教長以爲每個人都能入大學去受大學教育，其實不然。城市或者多有入大學的，縣鄉的人入中學的就很少，鄉下更難了。小學畢業不過有十分之一入中學，中學畢業不過有十分之一入大學，大學畢業之後，多半是作買賣，或旁的事業；結果爲一個學生而犧牲九十九個學生。再說一個鄉下孩子，在農家是很有用的，即便他不能作農工，給父兄送送飯也省僱工。所以鄉下孩子每在農忙的時候都不上學。多爲父兄之臂助，而置身田間矣。鄉間小學人材之培養與城市者不同，必須具有鄉村知識，對於農事亦應有相當之了解，若鄉村教育不設法改良，則錯誤失當殊深，爲益殊淺也！爲今之計，以下的幾件事有重加考慮，須加以良之必要：(一) 農村教育之目的與課程，(二) 學習時期之分配，(三) 農村學校及其經濟問題，(四) 教師之智識須適合農村之俗習與需要。

(四) 鄉村經濟問題及其補救之方法

就現在情形觀察，中國農人之所入，僅足維持一年之開支；平日無餘欸餘粟儲蓄，一旦遇荒年，則哀鴻遍野，盡是索賑之聲。農人實在需欸去從事農業，但是鄉下集資着實不易，借欸利息往往很苛（利息竟高至一分或一分五或一分八，且須押欸）。農人以所借得之欸，去經營農業，不惟沒盈餘可得，朝夕所勞力者非爲自己，實爲債主也。且所借之欸，不僅利息苛，而期限尤且過短（普通爲半年）。想農業之事，非同別的投機或買賣事業資本折轉很快，而農業至少需一年

之久，方見折轉；且獲利又不如其他事業多且固，往往勢如賭博，一旦因天災水旱，則全功盡棄。獲利既微，資本折轉又緩，農業故不與其他事業同日而語，是以不能不思匡救之法。補救之法概言之有二：（一）設農工銀行，專為貸資農人。但現在之銀行期限仍屬過短，利率仍然太高，於農依然不便。尚不如（二）信用合作社之效利大。信用合作社可以延長借款期至少為一年，因不圖大利，利率亦可減低。最近五年中，只河北一省已有一萬五千餘信用合作社，其所收之利率僅由六厘到九厘，成效卓著，誠利國利民，提倡中國農業之良法。

（五）農業教育問題

常聽到有人說中國農業問題太大，必須研究，所以近幾年來，注重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更有人以之為專門職業，從事學習研究。最可惜，一般治農學者——特別自西洋留學而歸者——毫未察我國農業景況，更不知農民之所需者何物，學生之習農者，每與農民格格不入。即或農民有意采新法而有農作加以改良者，亦不知何所自而着手從事。至於播種新籽粒，施用科學肥料等等，更不知何所自得也。現在我國農業所需要者為能溝通此二者之人材。故中國教育——農業教育——急須造就這類人材。尤要者研究農業之機關須與農地接近，以便隨時隨地解決研究實驗一切，俾謀造福於農民，而於中國農業有所改良也。

（六）屯墾問題

我國食糧不足非因人多地少之所致，前已言之矣。主要原因在人口分配之不均，大好土地多任其荒蕪。集約經營於中國尚非切要，為今之計還須從事粗放經營：利用荒蕪之地，以增加農產。從事粗放經營，有先決之問題在焉。此先決之問題即屯墾問題。對於殖民地之開

，工業之發展均有確切之關係。人口賴以平均，廢地亦可生產。至實行之方法可分三項：(一)化兵爲工，(二)災民邊墾，(三)農業公之組織(詳細辦法容當別論)。今先論墾務應當注意之事項如下：

(一)資本問題。要想辦墾務，先有資本，集合資本也好，借資本也好，但爲期至少二三年之久，以便應用實行墾殖。

(二)地權問題。若辦屯墾，非有地權不可。綏遠一地農民春去種，夏去耕耘，秋去收穫。今年去，明年或許不去，畢竟辦不到好。所以我們講屯墾，不僅墾而且屯，使民移居，殖民於墾土。以往務之章程，對於交還地價之規定太嚴，不適合農民之經濟。故欲言墾，地權問題須加以解決。

(三)交通問題。墾務之中交通問題實扼其要。譬如農人若運農產市場去銷售，因路程遙遠，交通阻梗不便，需二三星期之久方抵市場，無論物價之高低均須出售。不僅於物產不能得良好之價格，即往耗財勞神亦屬不資。不第此也，於農民之日常生活。亦多不便。一在蒙古有人患冷熱症(即俗語所謂之發瘧子)三年之久，只因請大夫不能，相離大夫太遠，交通又不便，至終耽誤到三年之久。在患病時西八十里之外去請大夫，在東百二十里之外去打藥；往返四百里之遠，要沒有好的交通，也怪乎瘧子都須發三年之久啊！

(四)治安問題。東三省稱搶盜爲鬍子，蒙古稱之曰馬賊，內地名之曰土匪，要皆爲民患至鉅者。內地人民尙受其影響，民不得安生；若邊塞荒野之地更肆無忌憚了。一旦屯墾，民禦匪尙且不暇，遑言開墾繁殖。故必從速肅清，使民得安居樂業，不獨有益于屯墾者至鉅，即於內地社會國家亦造福不淺也。

結論

中國之人口百分之八十爲農民，如果他們底經濟問題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更談不到。我們現在的農業問題就是如何救急，治標者應當從實際方面上手。國家加以鼓舞援助，人民加以努力前進，吃苦耐勞，百折不回的決心，勇往直前地去作。各個存着我不去作，沒有第二個人肯去作的態度，何慮不能達到目的！

智人之石

費浩叔

丹麥 安徒生 著

自然你們都知道丹麥人荷魯吉耳(Holger)底故事；我們不是告你們那個，不過要問問你們是否記得按培德森(Christian Pedersen)所說的：「丹麥人荷魯至耳戰勝印度大陸，遠至世界的東極，甚至了所謂的太陽樹(The Tree of The Sun)。」你們知道培德森麼？是不知道也沒有什麼關係。荷魯至耳交給蒲瑞斯特約翰 Prester John 權柄，讓他掌管印度領土。你們知道蒲瑞斯特約翰麼？倘若不知道不要緊，因為他與這個故事是毫無關係的。你們聽說過關於遠在世界東極的印度國中的太陽樹吧。在從前沒有學過地理的人們都知道的：但是現在也沒有關係。

太陽樹是一顆華貴的樹，我們總沒有看見過，也總不能看見。牠的冠冕周圍伸出幾哩以外；牠實在是一顆完全的樹木；牠的每個小枝又成一顆大樹。棕樹，檳樹，松樹，楓楊及此外各種的樹木也都生在這裡，分佈世界各處；牠們從大樹幹生出來，好像小枝一般；這些

樹幹蜿蜒地長成，和木結的姿勢，好似在陵丘和山谷上覆着綠絨般的葉子，點綴着錦花。每個枝子都像是一片寬大鮮艷的草地，或者好似最可愛的花園。太陽以欣喜的光芒炫耀在牠上面，因為牠是太陽樹，鳥兒們從世界各處聚集在這里——有從美洲原始時代的森林中來的，有從大馬色玫瑰花園來的，有從象和獅子稱雄的地方非洲底曠野來的。兩極的鳥兒們也飛到這里來，自然鶴鳥和燕子不能不來；但除鳥兒外還有別的活物：紅牡鹿，田鼠，羚羊並此外一百種美麗活潑的動物也都在這里熟習了。這樹的冠冕是一個寬闊濃郁的花園，在大幹參天如同綠色的陵丘當中，建築着明朗的城堡，看守世界各部。寶塔高聳着，成一朵蓮花的形狀，人可以從花莖上去，因為裏面是盤旋勢的樓梯；人走到葉子上，正像上了看樓；再往上到花萼上，就是那最美觀而輝煌的圓形大廳，在這上面就沒有房頂了，只有蔚藍色的天空點綴着星頭和繁星而已。

下面城堡底大廳裡顯出同樣的熾美，雖然是另一種風味。在這里的牆上反射着周圍的世界。人可以看見已往的事蹟，所以人可以不用讀任何書籍，並且那里也實在沒有書籍。若是人只想在那裏看看，每樣東西都是生動的圖畫；因為太多了甚至對於最智慧的人仍是太多；所以智人就住在這裏了。他的名子很難——你們要不能發音的，所以可以不提。他知道人在世上所能知道和有希望知道的一切的事；每樣發明，已經做成的，或是將要做的，他都知道；在這以外沒有別的了，因為世上每樣東西都有牠的限界。聰明的所羅門王不過有他一半聰明，可是他已經算很聰明了，他統管自然的能力，並治理強猛的幽靈；並且他強迫「死」每天早晨交給他一天死人的名單，但所羅門王他自己是被強迫死了；這種思想是時常使宇宙和人生的研究者，太陽樹上城

堡裏偉大的主宰，以極深切的態度去思慮的。他雖然超乎人類智慧以上，但是至終也是要死的。他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們也是像林中的葉子一樣地凋落，變成塵埃。他看出人類的凋零如同梢頭的枯葉；看出來者補充他們的空缺；但是已經落下來的樹葉永遠不能再發新芽——牠們落在塵土上，或者就變成植物裏另外的一部分了。

智人自己問道：“當死的使者降臨的時候，人要怎樣？死是什麼？軀殼分解嗎？靈魂呢？靈魂是什麼？牠到那里去？宗教底安慰的聲音說「到永生去了」；但是什麼是變化？並且人在那裏怎樣地的活着？虔敬的人說‘我們到天上去’。智人雙目注視着日頭和衆星反覆地說：天上？上那裏去！

但是他從地球上站在各處考察，上下是一體的，同樣的：甚至他登在最高的山峯，達到我們在底下所稱清潔透明的空氣裏——明朝的青天——在外邊像布般地佈滿了陰翳，太陽只有如銅般的光澤，並不發射出光芒來，我們的地上只纏裹在橙色的霧中。肉眼的視界是如伊地狹呀！心靈的眼能看如何地小啊！——就是最智慧的人對於我們人類最重要的事也知道的太少了！

在這城堡最秘密的房裏，放着世上最偉大的寶笈：就是真理的書。智人把每頁都讀過了：人人都可以讀這本書，但只是零張半片的，對於大多數人的眼睛，文字好像是顫動的，所以不能把字合在一起；有幾頁上的字跡是時常很模糊而且殘缺的，看來不過是一張白紙。人越智慧越能多讀；因此智人知道如何用理解和隱力底光明，去合併星和日的光輝；並且因為這個強烈的光明，書頁上的話語都清晰地現在他的面前。但是書裏有一部分名叫死後的生命的，沒有一個字可以見得清楚。這使他感覺苦惱。他至終不能在世上得着一種光明，可以看

查真理的書中底一切嗎？

他也像智慧的所羅門王似的，能通達禽獸的語言，並能解釋牠們的話，和牠們的唱歌。但這並不足表示他是怎樣的智慧。他察出植和金屬底能力——用以醫治疾病的能力，使死可以遲緩些——但不肯滅死亡。在他底才力所能及的範圍以內，所創造的萬物裏，他可以證明永生是否存在的光；但是他沒有得着。真理的書放在他的前，頁頁都是空白的。基督教指示他在聖經裏有許可永生的話語；是他要讀在他自己書裏的，在那裏看不見什麼。

他有五個孩子——四個男孩，受了他們智慧的父親所能供給的教，還有一個女孩，美麗，和藹，伶俐，可是目盲；但這對於她沒有害——她的父親和哥哥們就是她的眼，並且她底靈覺也可以替她看。

男孩子們總沒有遠離過城堡，也沒有超出太陽樹底枝子伸出的範圍以外，小妹妹走的更少了。他們是美麗芬芳的太陽樹裏的「兒童代的樂土」上快樂的孩子。他們聽了故事也同一切的孩子一樣的歡喜；父親給他們說許多事情是別的孩子所聽不懂的；這些孩子正與他們當中的大人一樣地聰明。他給他們講解在城堡牆上所看見很生動的圖畫——世上各地人們的作為，和事蹟的變遷；男孩子們時常表示願意在所有的大事業裏，能有他們在內贊助；那時他們底父親就要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是困苦和辛勞的——這世界不十分像由他們華美的家庭所觀察地那樣。他把真善美，說給他們聽，並告訴他們這三樣事情把世界聯合一起。牠們處在必須忍耐的壓迫之下，變成了堅硬的寶石，比鑽石般的水還要晶瑩——一塊寶石，牠底華麗有與神同在的價值，牠底光澤，炫耀一切，這就叫做「智人之石」。牠告訴他們：由人類自己可以斷定這塊寶石是遺留下的是「智人之石」，正如同人由創始的

萬物裏可以得到上帝的知識一樣。此外他不能再告訴他們甚麼話，爲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了。這種述說超乎別的孩子們的靈機之上，這個孩子都懂得了，但是早晚別的孩子也可以明白其中的妙諦。

他們以關於真善美的問題，問他們的父親；他給他們講解，告他們許多事情，又告訴他們當上帝以塵土造人時候，上帝對他們所成的工作吻了五次——熱烈的吻，誠心的吻——這我們現在叫做官。由五官裏看出了感覺了顯明了，並且欽仰了庇護了光大了真美。五官是肉體上心靈上，內部和外部的靈和肉使用的器官。

孩子們深切地思慮這些事情；他們日夜的默想。後來最大的孩做了一個光明的夢。奇怪極了，第二第三第四孩子也都做同樣的夢；他們所做的夢是正正地一樣——就是每人出去到世界裏並找着了「衆人之石」，閃灼着好像在頭上的一片輝光；到了早晨黎明的時候，他騎着快馬回來；踏過家裡鶯絨般的綠色草原，進入他父親的城堡；這寶石在書頁上發出奇異的光彩，閃耀着，使凡書上所寫一切關於「墳墓外的生命」的事情都顯明出來。但是小妹妹沒有夢見走到浩大的世界裏去：這事總不能進入她的腦中。她的世界只是父親的房屋。

大哥說：『我要騎着快馬到寬大的世界裏去。我必定要試試生命在那裏是怎麼樣，浮沉在人類中間。我只要做「真」和「善」的，就可以庇護了「美」。我果然能住那裏，許多事就要更好了。』

現在的思想是勇敢和偉大的，好像我們在冒着風雨荆棘和芒刺到世界奮鬥以前，在家裡熊熊的火爐旁邊常有的一種幻想。

他和弟弟們的五官是特別發展的；但是他們每人只有一種器官的敏捷超過那四種以上。在這一點，大哥的是眼力。這對他有特殊的幫助。他說他有看各時代的眼，看各國的眼，看地土內部蘊藏着寶物的

，又能看透人心的深隱的地方，好像只隔着一層玻璃；往西護送，比我們更能觀察面頰上喜怒的神色，眼裏的悲歡。紅牡鹿和羚羊都出了國界，野天鵝們在那裏接待他，並向西北飛去了。他隨着天鵝。現在他已經走遠，到世界裏來——遠離世界的東極，父親的國土。

但是他睜着眼覺得怎樣地驚訝！在世界裏看見許多奇怪事情；當一個人親眼去看的時候。好多事情與他僅僅在圖畫上看的，相差很遠，雖然這畫也許是忠實的。好像這孩子在他父親的屋牆上所看的似的。當他起始看見一切的廢物和矯揉的物質當做表現美的東西時候，他幾驚訝地丟失了眼睛；可是沒有丟，因為還有別的用處！他想出去完完全全地誠實地講解真善美的意義。但在世界裏怎樣表現牠們呢？他常看見美的花冠，反看為是可憎的；良善的也時常是忽略不聞，沒人注意，被蔑視的庸人，反而大受喝采。人們只看衣服，而不看穿衣服的本人；不顧虛名，而不顧實在的功過；多半以名譽為前提，而不問到本分。在世界裏的各處都是這樣。他說：『我看見這些事，我一定要猛烈地攻擊，』他真按照所說的去實行去了。

但是當他正尋求真理時候，惡魔來了，他本可以歡喜地取出眼力家(小孩子)的眼來；但是這太直接了：所以採用更狡滑的方法。他使眼力家看見並找着「真」和「善」；但乘着他深思真善的時候，惡魔便向他的眼睛裏不住地撲揚屑塵；這樣的辦法就是對於極好的目力也是有害的。後來惡魔又向屑塵吹氣，使牠們變成樑木；眼睛毀壞了，使眼力家處在舉目無親茫茫的世界裏，好像一個盲人：他丟失對於世界和他自己的好的判斷；一個人棄捨了世界和自己，一切對於他都告終了。

野天鵝過海向東飛去，說道：『告終了！』燕子也往東向太陽樹

飛去，也喃喃地說：『告終了！』這不是家裏的好信息。

二哥說：『我想眼力家必是遇見不測了，但我耳力家許可以有些的運氣。』因為他有最好的聽覺：他可以聽見草兒生長的聲音，聽得這樣的敏銳。

他預備下美滿的精力和堅決的意志，誠懇地離了家中的一切，馬走了。衆燕子也護送他，他也隨着野天鷲走；他也處在浩大的世界裏，遠離故鄉了。

他有一個經驗，就是每人可以在任何一樣好東西上可以享有牠全部。他的聽覺太好了。他不只聽見草兒生長，並且也能聽見人人憂和悲傷心弦的跳躍。全世界對於他只好像一個鐘表店，其中的鐘表滴滴地響着。在世界裏一切敵樓上的鐘也叮璫地敲着。這是不能忍的。他的耳已經支持了許久，但至終這些嘈雜和呼號的聲音對於他太猛烈了。那邊里又來了一個六十多歲的流氓——呼號喊叫的腔調人好笑；因為已經不是做這事的年齡；但是後來空談又起來了，在所有的房屋，閭巷，街衢，直到大路上都交頭接耳的。虛偽勇猛向前，了主宰；滑稽家小帽上的鈴鐺搖動着，宣揚牠們是聖堂的鐘聲；這音對於耳力家太壞了，他用手指堵塞住了雙耳；但是他仍然可以聽見偽的歌唱和惡劣的聲音，空談和閒話，辱罵和讒言，內外地呻吟呼叫。上天幫助我們吧！他手指深深地堵住雙耳，但至終耳鼓被震破了。他絲毫不能聽見真善美的事情，因為他的耳力本是他唯一來往的樑。他變成安靜和猜疑的，誰也不信任，甚至自己都不信任了，是很不幸的。他也不再希望找着貴重的寶石，帶回家去；放棄了石，放棄了自己；這是萬事最不幸的了。向東方鼓翼的鳥兒們傳回個消息，直到這新聞達到太陽樹裏的城堡。

三孩子說：『我要試試！我有敏銳的嗅覺！』

現在他所說的沒有很好的意味；但那是他的行動，必須依實的描出來。他具有快樂的氣質，是個詩人，是個真詩人：他能歌唱許多事他所不能說的，並且許多事情在顯露在旁人面前之先就早已感觸了。他說：『我能聞火！』他的嗅覺有很高的程度，是在美麗的境界裏一極大勢力。

他說：『在美的境界裡，每個芬香的所在都有時常往來的人，有安逸酒店中的風味，氣息的嗅官陶醉在輝煌的脂燭之中，混染在惡煙草的雲霧裏。有人喜歡在茉莉花強烈的馥郁裡閒居，或用濃艷的香油膏他自己的頭。這個人尋求新潔的海風，那個人爬到高山的絕頂，俯瞰下面奔忙繁囂的小生命。』

他這樣地說。好像他已經來到世界裏，好像已經和世人相處，並認識了他們。但是這個經驗是由他自己內心裏來的：是他內心中的人，上天的賞賜，當他在搖籃裏賜給他的。

他辭別了太陽樹裏久居的屋舍，踏過家鄉可愛的風景，到了邊界，騎一隻駝鳥的背上，跑的比馬還快；後來他落在野天鵝隊裏。騎在隊中最壯的一隻上面，因為他喜歡換換新的來騎；他飛躍過大海，來到遠方的大陸，那裏有雄偉的森林，高山，大澤，和繁華的城池；凡他所到的地方，好像有日光伴隨着他，走過郊原，每朵花，每叢灌木，每顆草都呼放新鮮的香氣來，因為牠們覺得有一個朋友和保護者來在身旁，明瞭牠們，並且知道牠們的價值。矮小的玫瑰花叢，長高了柔嫩的枝葉，放開了葉兒，吐開最鮮艷的蓓蕾；人人羣可以看見她，甚至黑而潮濕的草蝸牛也注意了她的美麗。

蝸牛說：『我要在花上印上我的足跡；我曾在花上吐過唾液，我

決定不再做了。

詩人（三孩子）說：『你如果這樣，世界裏更要時常美化了！』

他又唱關於美的歌曲，按照他自己底方法唱；但是沒有人聽見。後來他給打鼓手的兩便士和一根孔雀羽翎，用鼓奏出這個歌曲來，並且他在城市的街巷上打；民衆聽見了，都說他們也聽明白了，歌曲是極深奧的。後來詩人又唱幾個真善美的歌曲。他的歌曲在脂燭輝煌的酒店裏，青青的草地上，樹林裏，浩大的海上都可以聽見。好像這第三孩子的命運比前兩個好一些。但是惡魔是惱怒這個的，他自然用芬香的力量和烟霧着手工作，他能巧妙地安排，去攪擾天使的，可憐的詩人要怎樣啊！惡魔知道怎樣戰勝這樣的人！他把香氣很周密地圍繞在詩人，使他丟失了頭顱，忘却了宗教和家鄉，並且至終他全部——斷送在煙霧裏了。

當小鳥兒們聽見了這個時候，牠們都很悲哀，三天的工夫牠們不唱一個歌曲。黑色的草蝸牛變的更黑了，不是爲悲哀，是爲嫉妬。她說：『他們應當爲我散佈香氣呀，因爲他唱最有名的歌曲，「世界的道路」的鼓樂，是我提醒他的；在玫瑰花上吐唾液的是我呀！我有憑據證明這個事情！』

但是沒有關於這個的消息傳到印度詩人的家裏，因爲天下的鳥兒三天默不作聲；當悲哀的時期過去了，牠們底深切的惜痛，使牠們忘却了爲誰哭泣。這是常有的事！

第四孩子說：『我現在一定要到世界裏去，像他們一樣的沉淪。』

他和三孩子有同樣的好性情，但他不是詩人，所以他有好性情是有好理由的。他兩個曾把城堡充滿了欣愉，現在最後的欣愉也走了。眼力和聽覺總看爲是人類兩個主要的器官，這兩個是最求銳利的；其

餘的器官看爲是比較不甚重要的。但這不是這孩子的言論，因爲他特別的在各方面培養味覺，他的味覺是很有力的。統管沾唇及穿入腦裡一切的東西；因此這孩子嚐了瓶子和壺裡貯着的每樣東西，說這不過是味覺粗淺的工作，世人對於他只是一個瓶子，裏面貯藏着些滾沸的東西，每個國土是一個巨大的廚房，腦裏的廚房。

他想到外邊展展才華去，說：『那是美好的工作，或者命運對於我比對於我哥哥們好一些，我要啓程。但是我選擇什麼東西載運我呢？汽球發明了沒有？』他問他父親，他的父親知道已經造成的和將要製造的發明。但是汽球，汽船，鐵路，這時都還沒有發明呢。他說：『好，我坐汽球吧，我父親知道怎樣製造和管理汽球。旁人還沒有發明牠呢，因此人們要信這是一個空中的幻象。等我把汽球用完，我一定要燒了牠，並爲這個原故，父親你必須給我些後來的新發明——我的意思就是火柴。』

他得着他所需要的，就飛去了。鳥兒們伴護着他，比同他哥哥們飛的還遠。牠們知道鳥羣飛翔的結果怎樣，都很奇怪，許多鳥勇往直前向上飛來：牠們想他也是一種新奇的鳥類；所以他很快就有一個壯觀的侍從。鳥兒染黑了天空，好像浮雲般地飛來——好像飛過埃及浮雲般的蝗蟲。

現在他浮沉在茫茫的世界裡了。

他說：『我在東風裏有一個好朋友和助者。』

風說：『你的意思是東風和西風吧，我們兩個都工作來的，不然你到不了西北來。』

但是他沒有聽見風所說的話，這並不要緊，鳥兒也不伴送他了。當無數的鳥兒們飛翔時，有些個飛疲倦了。牠們說這類事情太多了，

他在腦中得着了幻想。『沒有東西可追隨的；沒有東西；太優了。』所以鳥兒們都停在後面了，牠們全隊都停住了。

汽球落在一個大城裏，飛行家以禮拜堂的塔頂最高的地方，作為他的行轅。飛球又昇起來，這是不應當做的：也不知道向那里飄蕩，但那不是重要的事情，因為牠還沒有發明出來呢。後來他坐在聖堂的塔頂上。鳥兒也不圍着他飛舞了，因為厭倦了他，他也厭倦了鳥兒。

城裏所有的烟囪都欣喜地冒着烟。

他勇敢地坐在那里，往下看街上的民衆。有一個人走過去，驕傲他底富足的錢袋，又有一個得意他底繩上的鑰匙，雖然沒有東西可開啓的；一個人自滿他蟲蝕過的衣服，又一個夸矜他底頹敗的身軀。

他說：『虛榮！我必得快快下去，把手指浸在瓶裏，嚐嚐滋味！但是等一會我仍然要坐在這裏，因為這風快樂地吹着我底背。只要風吹，我就要坐在這裏。我要享受少間的休息。懶惰的人說：『凡人有多事做時，最好是早晨多睡些。』但懶惰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在我家裏是沒有惡的。只要風吹，我就要坐在這裏，因為牠能使我愉快。』

他坐在那裏，坐在塔頂的風標上，隨着轉移，所以他想風是仍然地吹着；可以暢快地坐在那裏。

但在印度，太陽樹裡的城堡裏，是寂寞和肅靜的，因為兄弟們都一個個地走了。

父親悲嘆地說：他們遭遇不測了，絕不能再帶回家炫耀的寶石來了；那不是爲我做的：他們走了，他們死了！

他俯身在真理的書上，細看論「死後生命」的一頁；但是他不能

見也不能學會什麼。

惟有瞎眼的女兒是他的安慰，他的歡樂。她以真誠的愛侍奉父親，這爲他內心寧靜和快樂的原故，他想把珍貴的寶石找着，帶回家來。他想起哥哥來，是帶着悲哀和想望的。他們那裏去了？他們住在那裏？她誠懇地想她可以夢見他們，但是奇怪，雖然在夢裏她也見不着他們。且至終，一天夜裏她夢見她哥哥的聲音傳到她的耳邊，是從浩大的世界裏呼喚她呢，她不能自禁，遠遠地出去，可是在夢裏好像她仍然在父親的屋裏一樣，她沒有遇見哥哥們，但覺得好像一團烈火燒在她的手中，但又不傷害她，因爲那就是她帶給父親的寶石。等她醒了的頃刻，她想她還是拿着寶物，但那原來是她手中把住着她絲繩上的球兒。

在這長夜裡，她不斷地紡織，並把絲繩纏繞起來，變成絲綫，比蜘蛛的最細網絲還要細，是肉眼絕不能辨別的。她的淚浸濕了綫絲，並把這繩索變成與錨鍊一樣的堅固。她起來，定好了決心：必定使夢境成爲事實。這是晚晌；她父親睡覺了。她吻了他的手，又取她的絲繩來，把絲的一端綑在她父親的房子上。但是像那樣的瞎眼，永不能找着歸途；她必須拿緊了線絲，信不得自己也信不得旁人。她由太陽樹上取下四個葉子；若是她不能在茫茫的世界遇見哥哥們，這葉子可以倚賴着風雨，飛到她哥哥們那裡。好像一封問候的書信。她，一個可憐的瞎眼的孩子，要在外邊遭遇見什麼呢？但她有一樣東西是一切傍人缺少的，就是‘完全’；並憑賴着這個，她好像在手指尖上，從兩耳直到內心裏，都長出眼睛了。

她安穩地走進了喧囂的，紛亂的，奇怪的世界，無論她到什麼地方去，天氣總是晴朗的——感到溫柔的光線——虹蜺由烏雲裏，穿過蔚藍的天空，發耀出來。她聽見鳥兒的樂奏，聞見椴樹和蘋果園中的芬香

氣，強烈極了，好像她嚐着了。和緩的曲調和神秘的樂奏達到她的邊；但也有喊叫和呼號的聲音，以及聽之奇怪地矛盾的思想和言論。人類思想和感覺的回音，穿透了她內心的深處。有一節歌曲沈默地——

世上的生命是虛偽的泡影，

引人悲哀的黑夜！

但後來又另起了一段——

世上的生命是玫瑰的花香，

滿含着光輝和喜洋。

又好像有一首苦悶地呻吟着——

世人卻想自己是踽踽孤零，

這是多們常見的事情！

那方回答道——

最溫柔而偉大的愛河，

繞遍了世界達到你我。

她實在她又聽見——

在這下面微小的旋迴裏，

各事都表示是下賤和卑鄙。

但又來了安慰——

許多美好偉大的事業成功了。

是人的耳所向未聽過的。

好像有時候譏諷的聲調發出在他的周圍——

附隨着衆人的呼叫；

以戲謔損壞了上帝的佳贈。

女孩的心裏有強大的聲音反覆着——

信賴自己和上帝是最好的，

永要實行他的旨意。

當她進入人羣，浮沉在老少之中，真善美的知識發耀在他們的心田。無論她進入藝術家的書室，或是喬麗的堂廳，或是有輪機轉的很快的而繁囂的工廠，都好像有日光竊入——好像幽絕的絃聲響着，花兒吐出香氣，活潑的露珠落在枯葉之上。

但惡魔絕不能看見這個就甘心。他比萬人還狡滑萬倍，他得着一種方法，去達到他的目標。他跳在池沼裏，聚集靜水中的小水泡，以謊言的回音穿透，爲是加些力量。惡魔又竭力加上無味的讚詞和虛誕的諛誄，在嫉妬的淚中煮沸，又把他從憔悴面頰上取下的紅顏，著飾在上面，這樣他造成一個女孩，與快樂的瞎眼女孩——完全的天使——有同樣的容貌；這樣惡魔的計劃是大大成功了。世人不能辨別她兩個的真偽；實在，世人怎能知道呢？

‘信賴自己和上帝是最好的，

永要實行他的旨意。’

瞎眼的女孩以全部的信心這樣地唱。她托從太陽樹上取下的四片綠葉，委託在空中，作爲給她哥哥們一封問候的書信，她十分自信葉兒可以達到，並照耀世上一切榮耀的寶石可以找着。甚至要由仁愛的面額，炫耀在她父親的城堡裏。

她反覆說：“甚至在我父親的城堡。是，寶石的所在是在世上，我要帶回比得着寶石更大的希望。我覺得寶石生長，牠在我閉着的掌中漸漸地增大。強風向我吹來的真理的微芒，或者不是那樣精細，我要抬起，珍藏起來；我使牠浸透在美的濃郁裡，美在世上是很多的，至

於瞎眼的也是一樣。我拿起爲‘善’心弦跳動的聲音，加在美上。我所拿的不過是塵土，但仍是我們尋找的寶石的塵土，並且很多，我滿手都是。”

她向這父親伸出手。她不久到了家——她以思想的飛騰游歷到那裡，總沒有放手由家鄉所拿的線絲。

——惡魔以強烈的風雨，衝進了太陽樹，凶猛的吹向開着的門，入了聖殿。

父親接過她伸開的手，說：“要被風吹去了！”

她以肅靜的自信答道：“無妨，風不能把牠吹走了；我覺得光耀使我心靈的深處都發暖了。”

父親注意了炫耀的光輝，光明的塵土由她手上放在真理的書上，證明永生的存在；在那裡顯出閃灼的字來——只有一個字——信。

四個弟兄又同父女團團一處了。當綠葉落在他們每人的胸間，他們鄉思起來。他們回來了。往來的鳥兒，牡鹿，羚羊和林中一切的動物都追隨着他們，都願意表示他們的快樂。

我們常看見，當日光從門隙穿進塵埃的室中時，一條塵土怎樣地迴轉；但這與平常無寓意的塵土不同，因爲甚至虹霓比起所表顯的美來，都要消失了彩色。如此，從有閃灼的字‘信’的書頁上，發出真理的微芒，點綴着善和美的神秘，比摩西和以色列民族經過沙漠巍赫的大柱還要輝煌；由‘信’字走到無限希望的橋樑。

* * * * *

安徒生童話差不多在世界上每種文字都有譯本，英文就有幾十種；牠的流傳的勢力竟比荷馬莎士比亞底作品越過數百倍！牠的思想是起絕的，以純樸的童心，詩人的文筆，描寫宇宙間潛伏的生命。這篇智人之石是他晚年所寫的童話之一，却含有幾分宗教的采色

我欣賞這篇文字的美妙，並同情他對於這世界公平的判斷。

浩叔識于燕大

曼 英

嚴菊生女士

『英兒這樣晚還沒回來，學校裏不知又集什麼會了，北風剪刀似的颳得這樣緊，……再等一會兒不來，待叫王媽到隔壁張家打電話問問去……』一個年近五十左右的半老婦人，嘴裏自言自語的念着，手裏縫着是曼英的褂子，燈光之下，現着一個深黃長圓形的面孔，額上深深的橫疊着皺紋，當他無意中抬頭深思的時候，那樣皺波排列的格外顯明，手裡雖然引線來回的動着，可是自他沉凝默思的神情裡，知道她腦海裏也轉動着極大的工作，有時便發出微喘似的一歎，寂靜的空氣，因此稍稍起一點小波浪，但一剎那又回復原狀了。

『媽媽！我來晚了罷？』房門開處，送進一縷柔媚而急促的音調來，接着便走進一個挾着書包的女郎，穿着深灰色帶方格的棉旗袍，或鞋絨襪，頭上鬆散的挽着兩個髻，垂在耳旁，頸上圍着一條深藍色的或巾，面孔被風吹得像個紅種人，一雙精銳的眼光，直射到母親的臉上，一面走近桌旁，將書包放在上面，她母親抬頭連忙放下活計，說：『真的！你今天又這樣晚，這麼冷的天氣，仔細被風吹壞了！』

這時王媽已經端進一盆熱蓬蓬的臉水來，放在隔壁房闥裡——曼英同她母親的——的臉架上，出來笑嘻嘻的叫道：『大小姐！快來洗臉

罷，今天外面土多大呀！我剛才上了一趟大街，回來都成了泥人啦！』她說着便出去到廚下，把已預備好了的飯菜，端了進來，他們每的菜裡，必有一碗是魚，因為曼英最愛吃魚；起初王媽剛來的時候，一上菜市，忘了買魚回來的時候，曼英的母親必定要她再去一趟，日王媽便成了日課似的，別的菜少買一樣，倒也不要緊，魚是每天要一尾的，他們吃完了飯，淨了手，王媽把殘肴收拾出去，自到廚下整頓了。

『英兒！我剛才一人想着現在要給你做一件大衣或斗蓬，你看這麼冷的天氣，你學校來回多麼冷呀！你喜歡大衣呢還是斗蓬呢？』母親一面說着，一面移到火爐前來，探視火旺不旺，順便就坐在火旁的椅子上，這時曼英正從裏間出來，手裏提着一凳，就坐在她母親膝前烤火，聽見問她，就仰着頭回說道：『媽媽！我這棉旗袍很厚，足可禦寒了，……你不是說我們現在只有出的，沒有進的，什麼都省着一點麼？……你上回要做一件皮斗蓬，走到瑞蚨祥，看好了料子，又嫌貴，猶疑了半天，卒于犧牲了，現在我怎麼倒做了起來呢？……就是做，也要你先做，我們年青的，做不做不要緊。』『不，我決計要給你做一件，一來為的禦寒，二來你們年青人都愛美的，這件布袍子，叫你穿着，我着實過意不去，你看隔壁張家那兩個女兒，一年四季，不知要換幾件大衣，幾件斗蓬，那樣時新，就是那樣，你明？……為娘的不要緊，反正不大出門，你倒是天天要用的啊！』說着眼睛一閃，眼眶裡熱淚盈盈，曼英將頭低下來，橫俯在母親的膝上，母親的淚滴在她的頰上，與他自己的淚，混在一起，她們此時只有無言的安慰，無言的珍惜，一是恢復了生氣的屋子，又歸于沈默，除了熊熊的爐火間時發出爆裂之聲以外，簡直沒有聲息，屋內的空氣，

籠罩在溫柔的愛裏。

曼英是個好勝的孩子，今夏中學要畢業了，眼看別的同學，都興頭頭要預備考大學，寫信索章程啦，逢人打聽各大學的優劣啦，她覺着羨慕，她雖極想入大學，但一想到家中經濟問題，她又萎縮不向前了，她想到她摯愛的老母，終日在那裡籌劃着家裏將來的問，日常生活，極力的持儉，家中所用的唯一僕人——王媽，還是曼英的竭力主張，纔僱的呢；她準知道倘若她對她母親表示要入大學的意思，她母親一定不會拒絕的，她無論如何七拚八湊的也要供給她，她唯一寶貝的女兒，她什麼事也不忍拂她女兒的意思，曼英思維再三，爲着她老母的原故，將入大學的念頭拋掉了，她決計要在社會上找一件事做，正好在那年秋天，本城——P城——新立一百貨公司，登報招請女販賣員，資格須要中學畢業，每月薪金二十元；曼英見報，也同她母親商量，請得母校校長的介紹書，就做了該公司的職員；那公司的章程，是職員上下午換班的，曼英是上午值班的，所以下午就不用去了，她每天一早七點鐘便到公司裡去，十二點鐘回家吃飯，下午就守在母親身旁，作一點活計，有時替母親理理零碎物件，偷空兒看一點文藝作品，這是她省下脂粉錢買來的；有時她母親講起曼英七喪父及「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的傷心話來，她們母女兩人，就嗚咽在一起，但是曼英唯恐母親悲傷過度，就竭力抑止自己，一面去安慰她老母，所以她平常看見母親厭煩的時候，她就坐近她的身旁，低聲的唱幾支曲兒，或講一些極癡雅的笑話兒，使她雙眉深鎖的老母，起了笑容，

「媽媽！我回來了，」這是曼英每天自公司裏回來，去進房門以先的報告，王媽隨後跟進來說：「小姐！太太今天大概不很舒服，今

天沒吃早飯，』『哦！』曼英說着，已經走進房內，一眼看見母親向壁的橫臥着，她急忙走向前去問道：『媽媽！怎麼了？』『沒什麼，不過背脊骨上有點發冷，不要緊的，躺一會就好了，』這是她母親一生中常有的事，每回發現時候，曼英就沖一碗蓋糖茶給她喝，喝完蓋緊了被睡一覺，發一發汗，醒來就舒服了；所以這一次她仍依往例，沖好了茶，給她喝下，蓋緊了被，讓她安然的睡着。

『媽媽！今天怎樣？』曼英第二天一清早要到公司裏去的時候，問：『好一點，不過還不想吃什麼。』

『媽媽！今天怎樣？』曼英第三天一清早問。看她雙頰微微閃紅，摸一摸上額，又似乎在那發熱，她蹙一蹙眉說：『這是怎麼回事？……』她母親看見，連忙說：『不要緊，你走罷，我少不得睡到明天就會好的，』接着咳嗽了一陣，吐出了一口白痰；曼英見了，又蹙一蹙眉，便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鐘，曼英又回來了，手裡提着一個水果包。

『英兒！你怎麼又回來了？』

『我已經到張家打電話請那劉大夫來診診看，上兩回我的病不是全他治好的麼？這裏我買了一斤花旗蜜橘一斤白梨，你要吃那一樣？』

『梨太甜，還是橘子罷，我口裡很渴，是很想吃些水果，但是胃裏什麼都不能承受，吃下就想吐，』

『小姐！劉大夫來啦，』王媽在窗戶外面說，

『請進來罷！』曼英走出房外，低聲的回答說，接着便走進一位身材矮小白髮老醫士，手裡提着一隻皮囊，進門先問了一問病源，然後走進裏間把了一把脈，看了一看氣色，走出外間，打開皮囊，取出紙筆，開了藥方，上寫病源是「因憂鬱沉積，肝胃失調，故火氣上升，治療之法：必須用清涼劑。」底下寫了一大堆藥名，寫完之後，吩咐

服法，並且說明天再來復診一次，說着戴起帽子提了皮囊出去了，曼英送他出去，回來到母親房間裏，安慰了她一番，又拿着藥方子，到隔壁請張家太太過目，因為張太太是素稱慣藥味的，問了她再去，好像更穩當一點，那張太太也過來探視了一回。

第二天早晨十點左右，老醫士又來了，診察一遍，出來到外間，曼英說：『我看令堂患的這很像傷寒症，不過還不敢確定，叫她靜靜的躺着，一點不要動，明天我再來。』她痴了一痴，默想：『姨母家裏的大表妹，不是傷寒症亡命的嗎，……』通通通裡間一陣咳嗽，把她從痴想裏喚轉來。

『傷寒症是決定的了，醫生說是這種病是不好吃藥的，須要先等它發出之後，纔能用藥，那麼倘然發不出呢？……醫士說等二星期無事，就不妨了，那麼今天已經第七天，再等七天之時，應該怎樣伺候？吃什麼東西！等等……姨母有過這樣的經驗，我不如打電報叫她來，也一定比我有把握，但打電報恐怕太驚動了她還是寫封雙掛號的快信罷，反正她住在T城，坐火車四點半鐘就可以到了』她決定了以後，拿起紙墨草草的寫了一封信，投到郵政局寄去了。這天晚上，她也不敢躺下，只是直挺挺的坐在牀沿上，眼睛睜得大大的，她母親熱度發的很高，只要她咳嗽一聲或多呻吟一會兒，曼英就趕緊跑過去，問她要水麼！要喝粥麼？她母親搖搖頭，嘴裏含糊的說：『你睡罷，這幾天你太勞累了……你……你自己身體……也……也要緊的啊！』

第八天的下午七點多鐘，姨母來了，瘦小的身材，一副和藹可親的面貌，初冬天氣，外面穿着一件黑平緞駝絨裏的斗蓬，還沒等王媽開口要喊，她已經急急走進外間，看見曼英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怎麼樣？怎麼樣？』也沒等曼英給她講完病由，她已脫下斗蓬，走入裏

間，曼英的母親看見她，似現驚訝之色，口裏動動，可又說不出什麼話來；姨母伸手自衣袋裡取出一支驗溫度表，放入她嘴裏，試了試溫度，然後走出外間，纔坐下輕輕的對曼英說：『溫度現在很高，千萬不要驚動她，不要給她生冷的果品吃，可以常常給她湯類類的食品；她現在因高熱度的關係，神志不很清楚，今天既然已經第八天，明日溫度就應該漸漸退下去了；還有一樣，遍身紅斑發滿了沒有？』

『紅斑已經發遍了。』曼英回答說，她自從姨母進門以後，膽子壯了許多，似乎藥一來，她母親的病也減輕了一半。

『醫生是那個劉大夫嗎？』

『是的。』

『那很好，他很可靠，上兩回你的病，不是虧得他嗎？他從前在T城時，我們總是請他的，……』通通通裏裏面又一聲咳嗽，她們兩人一齊站起來，蹣手蹣足的走入裏間去。這日晚上，姨母便睡在對面曼英的書室裏，但她又不時的起來，給她試溫度，幫同曼英調理湯藥，一晚也沒睡好，到得黎明，纔合了一合眼，

一天一天度日如年的過去，曼英全在愁悶之城裏生活，雖然姨母來了，她有了一個極得力的助手，但是母病總不見起色，在清晨溫度有時漸漸退了下來，差不多可以到通常溫度，可是一到夜晚，却又升高上去，因為這高熱度，常常使她失了知覺，給她吃東西，她也不覺得；曼英雖沒有看見過傷寒症，但是她聽見姨母講過，她現在一天到晚腦子裏盤旋着這種驚懼的問題，差不多全身的血，都被吸引到腦海裡來了，他雖然整整幾個晚上沒合眼，但這她一點不倦，精神比平日更足，她的面色蒼黃的可怖，吃飯如同嚥沙泥一般，從來不知道饑餓的，姨母很替她擔憂，常常的勸導她，但是豈是勸得轉來的。

兩星期好容易度過去了，但仍不見起色，並且因為咳嗽的原故，起了肺炎，兩頰燒得紅紅的，乍看去，不像臥病十數日似的，那位大夫，至此也只是束手無策；姨丈在那幾日，也來望過幾次，他是力主張易西醫診治的，現在他又來了，一看這情形，他對姨母，曼英：『現在病勢已轉成肺炎症，劉大夫也沒什麼辦法，還不如改延德，或能挽回於萬一，』這時曼英同姨母驚慌不知所措，聽見他問就可奈何的回說道：「聽說德醫對於治肺炎一道，是很出名的，那我們試試看：」

德醫也診察過了，他說這病起初是傷寒，但因為咳嗽過度，現在轉成傷寒肺炎的混合症，恐怕為年近五十的女人，是不容易治好的，但無論如何，總可盡力試試看；曼英聽見這話，立時淚如泉湧的走了出來，幾次要想大聲哭出來，但是又恐怕驚了母親，仍然咽了回去。

第十九天的下午，德醫來時把了一把脈，出去對姨丈說：『現在脈已跳得很微很微，呼吸很急很急，恐怕不能過今天晚上，你們可以預備後事了，』說着便自走了，姨丈連忙把姨母招了出去，輕輕的商量了一回；也緊接的走了出去，這時房內只有曼英同她姨母兩人，陪着病勢奄奄的老母，曼英坐在牀前一條小橙上，淚如珍珠線似的直衝下來，陰暗的黃昏，使得室內增加了無數的幽沉的悲哀；曼英有時抬頭看見母親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的呼吸她就叫道：『媽媽！媽媽！』但是母親並不回答她，無神的眼珠，一直在那裏釘着她，現出很着急的神氣，一直到她靈魂脫離軀殼的時候。

殮完了，一切儀式全舉行過了，曼英也不像個人了，幾次要尋短見，都被嚴防的姨母阻止住，好幾回的昏暈，都使她神經上起了反常

的作用，哭笑無常，陷入了半癡的狀態，她母親生前既無親房，也有承繼，所以她姨丈就把這P城的房產什物完全賣掉，並將銀行一小存款，統統了清，歸入曼英名下，把王媽辭退，一切辦好妥當後，他們就帶了孤苦的曼英到T城去，此後P城裏，再不見她的踪，再也無從知道關於她的消息了。

走到幽靈的世界

嚶嚶

——寫在走到幽靈的世界的前面——

如其要超脫你的靈魂，則這樣戕賊真情的現社會，你就無須戀。他們把整個的行爲，都安置在欺詐和虛偽之上，而又儼乎其然作正人君子。

好了，我們由這殘酷的人間，走到幽靈的世界罷！

牠是超時間而越乎空間的，牠給我們的意志，是決對的自由。凡存在人間的一切嫉妬，毀謗，自私，殘酷，……都未之或現於人間。流露他們心靈的，是絕對的同情，彌漫他們現實生活，是真善美的充實。這樣，所以願天下有情人，都走到幽靈的世界。

前偶讀曼殊集，見柳亞子記載他一段逸聞，大意是說他家貧不得娶，嘗哭訴於妓院。一日至英倫，見一四百餘磅之胖婦，謂之曰：「不是也需要一丈夫嗎！我作汝夫何如？」因感而作此篇。

時間：月明的雪夜

空間：風景絕佳的海島

脚色：蘇曼殊 賈寶玉 林黛玉 晴雯

幕啓：月麗澄空，雪浮銀浪，微風激海濤呼嘯作響，梅蕊暗噴幽香。蘇曼殊衣僧衣，狀極瀟灑，合十踞磐石跌坐，已而似不勝其悲憤，徘徊悽動，引吭高歌。

蘇：我沈痛的心胸！〔以手捫胸狀〕

呵！人類之靈秀——

天下之禍水嚮！（碎簪記：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你以樞吝之手提愛泉而徘徊

忍視生命之花宛轉而枯萎！

（悲泣，稍停繼唱）

決未圖將愛苗全占你愛園裏

僅請分潤我以愛泉之餘滴！

任此心萎頓你心殘

唉！你冷酷之心門緊閉！

（淚隨聲下，風聲海嘯，相互應和，賈寶玉衣僧衣，翩翩自西方上）

賈：天上人間？（睹四週景象）

心如古井不波，

終難以幻想建設空中樓閣！

飯遑榮而證果，

悟色相之皆空！

（蘇聞聲驚視，賈趨前呆立）

蘇：師傅方從何處來，將到何處去，

在此月明人靜的海嶼？

賈： 我佛未定我輩以遊跡，
信步所之漫無所的，
方從來處而來，
將到去處而去。

蘇： 阿彌陀佛！（合十瞑目）

賈： 我察汝似有重憂者；
何以故，可得聞耶？

蘇： 我願意把過去健忘，
免掉這心頭之惆悵！
這心田爲愛情之企求，
反作悲哀之塋葬！

賈： 平生祇爲多情誤；
汝更多情奈汝何？

蘇： 你縱是悱惻多情，
總不會有我的不幸。
我抱此熱烈之心，
從不會有人過問！

（林鑿卿衣輕綃，飄飄然曼吟而上，）

林： 讓苦酒醉死我心靈，
抹殺這記憶之沈痛！
命運注定了天涯無告，
何多那臨沒「寶玉」之呼聲？

賈： 熟似林妹妹的聲音
且讓我豎耳諦聽。

凝睇那姍姍玉影，

猶當年款步娉婷。

(驚喜前趨，欲以手扶林，)

林：(嬌嗔) 這樣動手動脚的，

還不改從前那脾氣！

(驚問) 你怎麼也到這裏，

還穿上僧衣？

賈： 我麼(酸楚低吟)

決然的作此軀殼的逃亡，

祇爲着我靈魂之解放？

人間呵！人間的面容心臟，

都罩着都罩着虛僞之網。

(林賈悲泣，蘇亦若有所觸，陪着洒淚)

林： 我本想憩息我心靈，

擺脫那已往之隱痛。

誰知呵愛情的餘燼，

燃起了舊夢重溫！

賈！ 只願和你說話，

忘了請你坐下。

站了這樣久，

腳覺得痛否？

林： 這又不是你的家，

還要你讓坐幹嗎？

(聯想到大觀園中，不覺凄然淚下)

瞧！你不也是在站着，

我心裏也覺有點難過。

蘇： 我生命如落葉深葬污淵，

誰復把生命與污泥認辨？

（蘇看到林賈的親嬭，而想到自己從沒有經過愛的撫摸，

覺悽動：攬衣欲行。）

賈： 坦視那富貴浮雲，

等量那人情輕重，

縱不命五蘊皆空，

也應覺人生如夢！

（遽前牽蘇衣攬之坐）

林： 我還忽略了問你，

這位可是你的師弟？

賈： 在最近的將來，

我是他的師兄。

林： 這話怎麼講？

所答如隔靴抓癢！

賈： 我剛才雲遊到此，

遇他在慘泣悲吟，

同情迫我作師兄，

因他亦狂亦俠亦溫文。

林： 呵！原來如此，「面向蘇」

緣我們邂逅相遇，

實憑着佛氏因緣，

倘若是有事相延，
願竭力償你心願，
同具不幸的命運，
應以命運的不幸相憐，
此處不是人間，
何妨以肺腑相見？

賈： 正是呢！

我原先也是在問他，
緣你來打斷了他的話。

林： 這真對不住你，
請再從頭說起。

蘇： 既承你倆見愛，
敢不略布鄙懷！
忍受命運的安排，
我祇有椎心自艾！
我本生自東瀛，
隨繼父遷居南國。
人皆以異類相唾，
尤不堪前母之虐！
命運安頓我零丁孤苦，
艱難磨折我體無完膚，
幸得托鉢入空門，
從此伊唔嗒佛。

賈： 應許蒲團空色相，

但憑塵世自榮枯！

蘇 我未能謹守清戒，
我返身投入塵懷，
從此浪漫我生涯，
浪把青春踐壞。
我孕着情愛之胎。
我因着本能求愛，
抱這赤心在人海，
卻不獲人們青睞。

林： 憑你這儀表逸才，
够不上人們來愛？

蘇： 彼一時此一時呵！（謂然嚦唱）

緣這物換星移，
全繫社會經濟。
她們泯滅真情，
去作金錢奴隸。

『蘇忿恨狀，續唱。』

她們宛如白鼠玲瓏，
生成是讓人們撫弄，
也甘受強者的擺布，
有如小羔羊的善馴。
她們深愛騎士之英姿，
但不曾愛過綠林俠士，
也效猶愛大腹之楊妃，

這大腹蛛蛛的掌櫃。
抱此赤心在人世徘徊，
愛神之門卻深深緊閉，
痛虛偽勝利了血和淚，
發現愛戀緣生於誤會，

林： 瞭解了愛情與黃金，
同情你悲哀和孤憤；
拳拳的服膺你熱情呀，
金錢此間無所致其用。

（蘇泣不可仰，林賈亦陪酒同情淚，晴雯被髮曳薄紗冉冉曼吟上）

晴： 抱此潔白之心而悽愴，
悲痛人羣之不諒！
早洞因斯而蹈害，
讓虛偽裝飾我形骸！

林： 人間得不到的自由，
此間卻無些須拘束，
贊美現實的空間吧！
給了我們隨地的聚首。

（以目光搜聲音之來處，見晴雯，悲喜交集）

晴： 我們在人間的離別，
卻不圖有今日的見面。
此處不是人間，
努力我們的理想實現！

(以手握賈，悲哽低吟)

蘇： 人間遺下了的空虛，

在這裡滿滿的填起。

我心永遠的空虛呵！

惟無限的悲哀作底。

(蘇見賈林晴在人間被阻撓的愛，在這裡肆意的來完成，

到自己，倍覺酸楚；淚隨溢，)

晴： 我脆弱的心靈：

禁不起慘淡的激動。

你悲憤博取了我同情，

傷心事願洗耳敬聽。

(晴大無畏的握蘇手，殷殷詢問)

無 題

羅 牧

玫瑰花是如此地如此地自開又自落，

玫瑰，你開了花是不是爲着你愛慕的蛺蝶姑娘？

蛺蝶今番總然是沒有來，總然是沒來，

你的花雖謝了，明年又能重開。

我的青春是一剎那一剎那地棄我而去，

棄我而去的青春哟，已是永不再歸來！

姑娘，等到你飄飄地飄飄地來了的時候，

你已不能在我的身上找到我原有的青春！

最後的歡聲

羅 牧

墜，墜，墜！墜盡兩行苦淚，
這滴滴的苦淚，是從我的心房上湧而下墜！
我把久匿心房的悲哀，
融化在這兩行苦淚而消散。
融化在這兩行苦淚而消散，
消散在那灰色的塵埃裏；
我不願狂風捲起我掩埋悲哀的塵埃，
這塵埃裡的悲哀，從此和我遠遠離開。
從此和我遠遠離開的悲哀，
我搬石運土把牠緊緊壓住！
緊緊壓牠永遠不會再來，
我空着心房吻吮了新鮮的愉快！

朋友，來！來！

偉 洪

(一)

罪惡，罪惡籠罩着全宇宙。
覺悟了的呵，別再墮落！
不看苦守街衢的破衣人，
原來是爲富者看守財門。
朋友，來！來！
讓我們決志來鏟滅不平的一切吧！

哥倫布鼓勵他的同航們說：
我們搖呵，搖呵，堅忍地搖呵！

(二)

罪惡，罪惡籠罩着全宇宙。

睡醒了的呵，別再去睡！

不聽，老爺太太的呼聲，

永遠發自窮弱者的喉嚨。

朋友，來！來！

讓我們決志鏟滅不平的一切吧！

哥倫布鼓勵他的同航們說：

搖呵，搖呵，堅忍的搖呵！

罪惡，罪惡籠罩着全宇宙。

未定方向的呵，別在徘徊！

不知，爲軍閥們賣命，

原來是自己殺自己！

朋友，來！來！

讓我們決志來鏟滅不平的一切吧！

哥倫布鼓勵他的同航們說：

搖呵，搖呵，堅忍的搖呵！

罪惡，罪惡籠罩着全宇宙。

看清楚了的呵，別在糊塗！

不知，社會上的一切享受，

原來都是爲着闊人們預備的！

朋友，來！來！

讓我們決志來鏟滅不平的一切吧：

哥倫布鼓勵他的同航們說：

我們搖呵，搖呵，堅忍的搖呵！

一九二九，二，七日北平洋車上

冰 場

倩尼女士

冰場上燈兒亮，
好身手的健兒技癢。
『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在試翻花樣，
姐兒初下冰場，
溜達溜達，前仆後仰。
『不成，不成，』連聲嚷嚷，
哥兒趕來出手相將。
『不怕，不怕，姑娘！
邁步向前不要管這樣那樣。』
『不成，累了，手脚都僵！』
『好吧，去那兒憩憩，』
剛要說『謝謝，』
一不留神又前仆後仰。
扶持委地還跟着笑說
『原諒我啊姑娘！』

海濱棕林

(Palm Trees by The Sea)

英國 Laurence Hope 原著

韋叢燕譯

如今我們漂開了，

離開大海漂泊——

愛人，讓我爲着這點感謝你！

爲着你的新鮮的吻，

爲着你的心的溫情，

爲着你交給我你的青春。

Love, let me thank you for this!

Now we have drifted apart,

Wandered away from the sea,——

For the fresh touch of your kiss,

For the young warmth of your heart,

For your youth given to me.

感謝：爲着你的鬢髮，
撫着軟柔過於細絲，
爲着你的眼的靈敏的注視。
爲着你本人：看來嬌柔且美麗，
當你在沙灘上臥着，
上面是紫色的天宇。

Thanks: for the curls of your hair,
Softer than silk to the hand,
For the clean gaze of your eyes.
For yourself: delicate, fair,
Seen as you lay on the sand,
Under the violet skies.

感謝：爲着你所說的話語，——
秘密地，深情地甜蜜，
度過熱帶的白晝，
直到落日披上紅衣，
我靜睡在你的身邊，
感覺着我的生命逝去。

Thanks: for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Secretly, tenderly sweet,
All through the tropical day,
Till when the sunset was red,

I, who lay still at your feet,
Felt my life ebbing away,

我爲熱望而疲乏，憔悴，

只有你本人能以安慰。

愛人讓我爲着這點感謝你！

爲着那劇烈的心焰與情火，

從你白熱的吻

燒過我的雙唇直到靈魂！

Weary and worn with desire,

Only yourself could console.

Love let me thank you for this!

For that fierce fervour and fire

Burnt through my lips to my soul

From the white heat of your kiss!

你是春的芳芬，

好像火焰任情而且鮮明：

雖然我們漂開了，

你音樂般的名字的響音，

依然是如何地，

深深地我的心井裏歌吟！

You were the essence of Spring,
Wayward and bright as a flame;
Though we have drifted apart,
Still how syllables sing
Mixed in your musical name,
Deep in the well of my heart!

有次從西方海上，
射出殘延的燦光，
你把衣服放在一邊，
柔軟而且鮮艷，
你赤裸裸的美閃耀着，
鮮明如潮中的螺鈿。

Once in the lingering light,
Thrown from west on the Sea,
Laid you your garments aside,
Slender and goldenly bright,
Glimmered your beauty, set free,
Bright as a pearl in the tide.

有次在黎明前的靜默裏，
海邊耀着白曦，
我僵臥着看你安眠，——
蒼白的在清晨的寒冽裏，

我看見你依然在夢我，

所有的愛情幻想使人無語，

Once, ere the the thrill of the dawn

Silvered the edge of the sea,

I, who lay watching you rest,—

Pale in the chill of the morn

Found you still dreaming of me

Stilled by love's fancies possessed,

值茲悽慘的日子，

愛人，讓我爲着這點感謝你，

你先前是何等幸福同我一起！

包圍在青春的玫瑰色的霞障裏，

靠近藍蔚的海濱，

你需要的只是我的接吻！

Fallen on sorrowful days,

Love, let me thank you for this,

You were so happy with me !

Wrapped in youth's roseate haze,

Wanting no more than my kiss

By the blue edge of the sea !

唉，爲着在沙灘上的那些夜，

上面是海濱的棕林，

爲着在熱情之鄉消受的，

那些時日的奇異夢境，

爲着你交給我你的青春，

我永遠是你的負債人！

Ah, for these nights on the sand

Under the palms by the sea,

For the strange dream of these days

Spent in the passionate land,

For your youth given to me,

I am your debtor always!

譯者附言：

Laurence Hope (Mrs. Adela Florence Nicholson, 1865—1904) 是在印度軍隊中一個軍官的妻，英國近代著名的女詩人，直接由 Yellow Book 和 Savoy 的作家們傳下來的。她的背景不同，但在心理的深入與率真上，她最近於綏門司君 (Mr. Arthur Symens)。空氣與環境由倫敦與巴黎的喧囂的大街和閃耀的燈光，換爲東方的火熱的白晝和靜寂的日夜；但是在本質上這些還是西方的詩，因爲她對於史溫朋 (Swinburne) 和那般受了法國羅曼派與象徵派影響的較年青的英國詩人，欠了一筆重債。

不錯，有人批評她淫蕩，但是在她的許多詩中都有着深沉的情感與力量，遠勝於一般的情歌。青春與熱情的愛——這些都是她的詩的呼吸與精神。在她出版第一本詩集開瑪的花園(The Garden of Kama 1902)時，她已經快到中年了。在她生時，另外又出了一本沙漠裏的星星(Stars of the Desert, 1903)。印度的愛情(Indian Love, 1905)是死後出版的。還有一小本遺詩(Poems, 1907)，不甚值得注意。霍勃的希望，悔恨與愛情，都是熱情地緊張，我們讀着她的詩的時候，希臘女詩人薩普福(Sappho)的斷片(Fragments)便在我們的心中重現。不過，淫逸的縱恣並不是她的思想和詩的全部意義。一種深沉的抑鬱與切心的悲觀主義隱藏在她的一切作品裏面。據說她是自殺死的。

她的最好的作品都包在第一本和第三本詩集中，我譯此詩所根據的印度情詩集(India's Love Lyric, 1923)，想即此兩詩集的合本。這是五年前的舊譯，錄此補白。

一九二九年二月。

競進書社南紙文具店

精印中西名片仿古信箋揭裱字畫鐫刻牙石象牙圖章裝訂講義書籍
出售新舊書籍各色紙張學校應用文具物品繁多不及備載如有所需
請試購之開設海甸西街路西門首有石筆爲記借電二分局二十五號

德慶程大米莊廣告

本莊向在各埠採選最高大米粗細雜糧各地上等白麥各色粳米老米
自磨自碾格外精細並經銷各牌麪粉定價從廉如蒙賜顧請向電話東
局一七六五號本莊送貨員胡友直接洽當不致悞也

本莊設北平崇文門內溝沿頭中間路東門牌廿二號（電話
東局一七六五號）

裕興合木廠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桌椅大櫃臺鏡木床書格及各式粗細木器選材地道做
法精良並包辦大小建築工程定期不悞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設開成府道西門牌十八號

德成木廠王德裕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各種精細桌椅鏡臺床凳書格躺椅粗
細木器以及飯廳傢具無不俱全並包修中西大小各
式樓房油漆彩畫工精料實定期不悞

開設成府溝沿胡同南頭路西大門內門牌十四
號

經理部職員

部 長	劉啓泰
副 部 長	鄭林莊
廣告股主任	訂家驊
定閱股主任	馬瑞斌
贈閱股主任	楊漪如

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分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五股每股各設編輯員二人至四人由正副主任聘請之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贈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之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總務部職員

主任	韓叔信	
副主任	楊 續	
文 書	任守訓	
會 計	吳廣鈞	張惠文
庶 務	盧自誠	陳宜珍

月刊部投稿規則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種種文稿，本部一律歡迎。
- (二) 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標點，於必要時並請逐段加小標題，以醒眉目。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便，亦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頁數，用洋文詳細開來，以便對照。
- (四) 來稿務祈用毛筆或鋼筆膽清，紙張最好用方格紙，如用洋紙亦請每頁只寫一面；插圖更祈另紙繪就，以便製版發印。
- (五)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 (六) 本部對於來稿，得加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 來稿揚載後，酌贈本刊一冊或數冊。
- (八) 本稿之未能即時發表者，本部當代為保存，留待下期之用，但經投稿人取索，亦得先行寄還。
- (九)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於發表時用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 (十) 來稿不拘國籍，性別，亦不拘校內，校外，一體歡迎。
- (十一) 校外來稿，請於封面上寫明「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字樣，並請貼以足額郵費，如有重要文稿，更望掛號寄來，以免中途遺失。

燕大月刊廣告價目表

燕大月刊價目表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兩角五分	
半年	四冊大洋一元	
全年	八冊大洋二元 隨贈本刊副刊 (每周出版)	
等次	特等	優等
全面	四元	二元
半面	十二元	十元
四分之一面	十元	五元

月刊部徵稿啓事

本部長期徵稿，但收到的稿中還不算很多，而且大抵還都是各門編輯向自己的朋友要來的。我們除開照舊登廣告徵稿（男校交郭燦然，女校交程育和以外），大家亦可將各項大作交給各人自己頂熟的任何編輯，因為本部內部編輯雖分門，對外徵稿却還是整個的。我們只希望以最經濟的方法，徵求得最多合用的稿件。

更正 (陸慶)

三卷三四期合刊中寄孤星一詩有兩句排錯了，更正如下：

頁	行	誤	正
135	2	明明的注視裏	明明的小星星
135	3	在你嚴冷的小星星	在你嚴冷的注視裏

燕 大 月 刊

文 藝 專 號

徵 稿

我們十分希望在這個專號裏，能看見燕京大學所有從事于文藝研究和創作的人，或者不如說所有嗜好文藝的人，全體出臺。

急待付印，
快快賜稿！

收稿者：月刊部諸職員

郭燦然（國文系） 李安宅（海 甸） 劉廷蔚（男校一樓）
程育和（女校二院） 楊蘊端（女校二院） 劉席珍（女校一院）
于惠享（男校食堂） 李錫周（男校一樓） 陸 慶（女校一院）
梁議生（女校二院） 馬仰曹（女校一院） 韋崇武（男校四樓）

未名社出版部書籍

▲▲ 未名叢刊 (翻譯)

1.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厨川白村著論文集，魯迅譯，實價七角。(三版)
2. 往星中，俄國 Andeyev 著戲劇，李霽野譯，實價四角五分。
3. 窮人，俄國 D. Stoev-ky 著長篇小說，韋叢燕譯，實價六角五分。(再版)
4. 外套，俄國 Gogol 著小說，韋素蘭譯，實價三角。(再版)
5. 白茶，蘇聯獨幕劇集，班阿等著，曹靖華譯，實價五角。
6. 小約翰，荷蘭 Von Edan 著長篇童話，魯迅譯，實價八角。(再版)
7. 文學與革命，俄國 Trotsky 著論文集，韋素蘭李霽野合譯，實價一元一角。
8.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 Swift 著小說，韋叢燕譯，實價五角。(再版)
9.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 Swift 著小說，韋叢燕譯，實價五角。
10. 黃花集，俄國詩詞小品散文集，韋素蘭譯，實價五角半。
11. 黑假面人，俄國 Andeyev 著戲劇，李霽野譯，實價三角五分。
12. 煙袋，蘇聯短篇小說集，曹靖華譯，實價八角五分。
13. 蠢貨，俄國 Chekhov 等戲劇集，曹靖華譯。(在印)

▲▲ 未名新集 (創作)

1. 君山，韋叢燕著連貫的情詩四十首，林風眠畫封面，司徒喬插圖，價七角。
2. 朝花夕拾，魯迅著回憶文十篇，陶元慶畫封面，實價五角五分。
3. 地之子，臺靜農著短篇小說十四篇，馬慈溪畫封面，實價七角。
4. 影，李霽野著短篇小說六篇，司徒喬畫封面，實價四角。
5. 冰塊，韋叢燕著雜詩集。(在印)
6. 建塔者，臺靜農著短篇小說第二集。(在印)
7. 我和我的魂，韋叢燕著對話五篇。(在印)

▲▲ 其他

- 墳，魯迅著論文集，陶元慶畫封面，實價九角。(再版)
-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編，插圖四幅，實價四角。
- 開瑪的花園，英國 Laurance Hope 的印度情詩集，韋叢燕譯。(在印)
- 拜倫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 Gosse 著 (附插圖四幅)，韋叢燕譯。(在印)
- 渥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 Gosse 著 (附插圖四幅)，韋叢燕譯。(在印)
- 莽原半月刊合訂本，1. 2. 絕版，3. 4. 各價一元。

未名半月刊

二三卷期目錄	英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詩人 (Gosse)..... 韋叢燕
	春的前夜..... 瑛
	藝術家的故事..... 李霽野
	深誓 (W. B. Yeats)..... 李霽野
二四卷期目錄	近三十年英國文學 (F. Erskine) (I)..... 韋叢燕
	你就這樣無情嗎 (D. Hyde)..... L. L.
	荒墳..... 劉重修
	時常在靜的夜裡 (Th. Moore)..... 李霽野